



莊子內篇註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新編 乾隆大藏經

五九六

龍藏

莊子內篇註目錄

素七

卷一

逍遙遊

卷二

齊物論

卷三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克符

卷四

大宗師

應帝王

素七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明匡廬逸叟慈山釋德清註

莊子一書乃老子之註疏予嘗謂老子之有莊如孔之有孟若悟徹老子之道後觀此書全從彼中變化出來以其人宏才博辯其言汪洋自恣故觀者如捕風捉影耳直是見徹他立言主意便不被他瞞矣一部全書三十三篇只內七篇已盡其意其外篇皆募衍之說耳學者但精透內篇得無窮快活便非世上俗人矣其學問源頭影響論發明已透請細參之

逍遙遊

此爲書之首篇莊子自云言有宗事有君即此便是立言之宗本也逍遙者廣大自在之意即如佛經無礙解脫佛以斷盡煩

惱爲解脫莊子以超脫形骸泯絕知巧不以生人一身功名爲累爲解脫蓋指虛無自然爲大道之鄉爲逍遙之境如下云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等語是也意謂唯有真人能遊於此廣大自在之場者即下所謂大宗師即其人也世人不得如此逍遙者只被一箇我字拘礙故凡有所作只爲自己一身上求功求名自古及今舉世之人無不被此三件事苦了一生何曾有一息之快活哉獨有大聖人忘了此三件事素七故得無窮廣大自在逍遙快活可悲世人迷執拘拘只在我一身上做事以所見者小不但不知大道之妙即言之而亦不信如文中小知不及大知等語皆其意也故此篇立意以至人無已聖人無功神人無

名爲骨子立定主意只說到後方才指出此是他文章變化鼓舞處學者若識得立言本意則一書之旨了然矣

北冥

北海乃玄冥處也

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

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

三

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

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莊子立言自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

日出和以天倪一書之言不出三種若此

鯢鵬皆寓言也以托物寓意以明道如所

云譬喻是也此逍遙主意只是形容大而

化之之謂聖惟聖人乃得逍遙故撰出鯢

鵬以喻大而化之之意耳北冥即北海以

曠遠非世人所見之地以喻玄冥大道海

中之鯢以喻大道體中養成大聖之胚胎

喻如大鯢非北海之大不能養也鯢化鵬正喻大而化之之謂聖也然鯢雖大乃塊然一物耳誰知其大必若化而爲鵬乃見其大耳鵬翼若垂天之雲則比鯢在海中之大可知矣怒而飛者言鵬之大不易舉也必奮全體之力乃可飛騰以喻聖人雖具全體向沉於淵深靜密之中難發其用必須奮全體道力乃可捨靜而趨動故若鵬之必怒而後可飛也聖人一出則覆翼群生故喻鳥翼若垂天之雲此則非鯢可比也海運謂海氣運動以喻聖人乘大氣運以出世間非等閒也將徙徙者遷也南冥猶南明謂陽明之方乃人君南面之喻謂聖人應運出世則爲聖帝明王即可南面以臨蒞天下也後之大宗師即此之聖

人應帝王即從南冥之意也所謂言有宗事有君者正此意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

莊子意謂鯤鵬變化之說大似不經恐人不信故引此以作證據謂我此說非是漫談乃我得之於齊諧中也問曰齊諧是何等書曰乃志怪之書所記怪異之事者也故諧之有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言翼擊海水振蕩三千里則其大可知扶搖大風也以翼搏大風以飛而上者一舉而九萬里之遠則其大益可知已六月周六月即夏之四月謂盛陽開發風始大而有力乃能鼓其翼息即風也意謂天

章七

四

地之風若人身中之氣息此筆端鼓舞處以此証之則言可信也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

此言大而又大之意也野馬澤中陽燄不實之物塵埃日光射隙以照空中之遊塵生物以息相吹言世之禽鳥蟲物以息相吹謂氣息之微也蒼蒼者非天之正色乃太虛寥遠目力不及之地也意謂鵬鳥之大可謂大矣然在太虛寥廓之上而下視之一似野馬塵埃而已眇乎小哉即扶搖之大風以鼓之亦若生物之以息相吹相噓而已何有於大哉故曰其視下也亦若此已矣意謂聖人之大雖大亦落有形尚

章七

五

有體段而虛無大道無形不可以名狀又何有於此哉此即以聖人之所以逍遙者以道不以形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

水於坳堂也凹處也之上則芥爲之舟謂芥子置大舟也

杯焉則膠膠粘着也謂坳堂之上不過杯水止可以芥子大舟則浮若以杯爲

舟則膠粘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謂鵬能一飛九萬里者則是風在下而鵬在上鼓之負之乃可遠舉若風小則無力不能

舉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大風在下大鵬培在風上使得

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天中道而折也闕乃不墮落

得此大風培送大鵬一舉九萬里遠而後乃

今將圖南言必有此大風然後方敢遠謀圖南之舉風小則不敢輕舉也

此一節總結上鯢鵬變化圖南之意以暗

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

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鯢及鯢化爲鵬

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

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

大聖之胚胎縱養成大體若不變化亦不

能致大用縱有大聖之作用若不乘世道

交與之大運亦不能應運出興以成廣大

光明之事業是必深畜厚養待時而動方

盡大聖之體用故就在水上風上以形容

其厚積然水積本意說在鯢上今不說養

魚則變其文曰負舟乃是文之變化處使

人捉摸不住若說在鯢上則板拙不堪矣

意笑世人輕薄淺陋口耳之學又無積德

深厚何敢言其功名事業也

蜩與鷺鳩學飛之小鳥也笑之曰我決起而飛

也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也投也於地而

已矣奚^也以九萬里而南爲適^也莽蒼^{一望}

者三食而反腹猶果^{實也謂}然適百里者

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此喻小知不及大知謂世俗小見之人不

知聖人之大猶二蟲之飛捨榆枋則已極

素七

矣故笑大鵬要九萬里何爲哉此喻世人

小知取足一身口體而已又何用聖人之

大道爲哉莊子因言世人小見不知聖人

者以其志不遠大故所畜不深厚各隨其

量而已故如往一望之地則不必畜糧一

飯而往返尚飽此喻小人以目前而自足

也適百里者其志少遠故隔宿春糧若往

千里則三月聚糧以其志漸遠所養漸厚

比二蟲者生長榆枋本無所知亦無遠舉

之志宜乎其笑大鵬之飛也舉世小知之

素七

七

人蓋若此

小知不及大知^{以上二蟲以}小年不及大年

此以小年大年又^{喻小知之人}奚以知其然耶朝菌^{其環}

夕枯^{比小知大知也}不知晦朔^{一月}蟪蛄^{夏蟲}不知春秋此

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神龜}者以五百歲爲

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

春八千歲爲秋^{此大}而彭祖^{有壽}乃今以久

特^獨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此因二蟲之不知大鵬以喻小知之人不

知聖人之廣大以各盡其量無怪其然也

如朝菌蟪蛄豈知有冥靈大椿之壽哉且

世人只說彭祖八百歲古今獨有一人而

衆人希比其壽以彭祖較大椿則又可悲

矣世人小知如是而已

湯之問棘^{湯之賢}也是已^{言小知不及大知}即湯之問棘便是

此事窮髮不毛之地也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要

北冥南冥都是海故此着天池字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

知其脩也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

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旋風也而

上者九萬里絕雲氣雲在半空而騰飛負天故云絕雲氣負責

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斥澤名鴳澤中之小鳥也

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

七尺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

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辨也

前引齊諧以証鯢鵬之事此復引湯之問

棘以証小知大知之事言上說小知不及

大知之說即湯之曾問於棘者便是此事

然且即舉鯢鵬不但證其魚鳥之大抑且

証明小大之辨故一引而兩証之其事同

而意別也故下文即明小大之不同

故夫故夫者承上義而言也知效一官行比用一鄉德

才合一君而徵也一國者其自視亦若此

矣亦若斥鴳之自足也而宋榮子猶然笑之宋榮子宋之賢人也

笑謂彼四等人汲汲然以才智以所一己之浮名者且舉世而譽之而

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沮喪氣失色也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竟斯已矣言宋榮子汲汲於浮名者其自處以能忘名故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此但定其

內之實德在已外之毀譽由人故不以毀譽少動其心以知榮辱與已無預如此而已矣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宋榮子所以能忘毀譽者但不汲汲以求世上之

虛名耳雖然猶有未樹也言未有樹立也

忘夫列子御風而行冷然輕舉貌善也旬有五

日而後返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

乎行猶有所待者也列子雖能忘禍福未能忘死生以形骸未脫故

不能與造物遊於無窮故待風而舉若夫乘

亦不過旬五日而即返非長往也

天地之正正天地之本也如各正性命之正而御六氣之辨

乘天地則宇宙在乎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
乃造化之氣也御六氣則造化生乎身是乘
大道而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彼聖人乘大道
而遊與造化混而為一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
功聖人無名至人神人聖人只是一箇聖人不必作三樣看此說能道通之
聖人也以聖人忘形絕待超然生死而出於
萬化之上廣大自在以道自樂不為物累故
獨得逍遙非世之九
小知之人可知也

莊子立言本意謂古今世人無一得逍遙
者但被一箇血肉之軀為我所累故汲汲
求功求名苦了一生曾無一息之快活且
只執著形骸此外更無別事何曾知有大
道哉唯大而化之之聖人忘我忘功忘名
超脫生死而遊大道之鄉故得廣大逍遙
自在快樂無窮此豈世之拘拘小知可能
知哉正若蜩鳩斥鷃之笑鯤鵬也主意只
是說聖人境界不同非小知能知故撰出

鯤鵬變化之事驚駭世人之耳目其實皆
寓言以驚俗耳初起且說別事直到此方
拈出本意以故曰一句結了此乃文章機
軸之妙非大胃襟無此氣槩學者必有所
養方乃知其妙耳

此上乃寓言下乃指出忘已忘功忘名之

聖人以爲證據

竟讓天下於許由

竟以治天下爲己功今讓與許由乃見忘已忘功之

實曰日月出矣而燭火

竟自喻燭火以不息許由比日月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

燭火之光時雨降矣以難比日月

許而猶浸灌

浸灌勞力而功小以自比也其於澤潤也不

亦勞乎

此自見其功不足居也夫子立而天下治

地之問天而我猶尸

主之吾自視缺然言有下自治

如此之聖人返隱而

不出而我自愧如請致此猶居人君之位今乃自知缺然也

天下

然竟雖能讓天下則能忘已忘功尚許未忘讓之名如宋榮子之笑世也

由曰子治天下

今子治天下

天下既已治也

天下既治

則已又何

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

言天下已治乃

求人哉

名者害

受人君之名也我豈爲名之人乎

名自實有今我無實而

之賓也吾將爲賓乎

有名是我全無實德而

專尚名而處賓吾豈

鶴鵲也巢於深林不

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此許由雖能忘名而未忘已

如鶴鵲之一枝偃鼠之滿腹皆取足一已之

意正似列子御風而未能忘形若姑射神人

則無不歸此斥棄

休乎不必來也君此

一字冷語意謂你只

予無所用天下爲言我

見得人若尊大也

用也庖人雖不治庖尸祝

尊俎而代之矣

此二句乃許由拒臂語謂竟不治天下如庖人不治庖只

該尋要天下的人不可尋尸祝我非

其人豈棄我之所守而往代之耶

因前文以宋榮子一節有三等人以名忘

已忘功忘名之人此一節即以堯讓天下

雖能忘功而未忘讓之之名許由不受天

素七

下雖能忘名而取自足於已是未能忘已

必若向下姑射之神人乃大而化之之神

人兼忘之大聖以發明逍遙之實証也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

言大往而不返言只任語去而不反求果否也吾驚怖其言

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二字皆去聲不

近人情焉肩吾信不及處信連叔曰其言謂

何哉問所說曰藐極遠姑射山名之山有神人

居焉肌膚若冰雪言肢體淖約美好若處子

謂顏色美好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言以風露

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言已超然

御龍而遨遊於其神凝定使物不疵癘言所

六合之間也言所經則和氣吾以是狂言則

民也言所經則和氣而年穀熟言所經則和氣吾以是狂言則

而不信也我謂絕無此等人定連叔曰然其

不信是詛語故不信也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

處不信

乎鍾鼓之音豈惟也不但形骸有聾盲哉夫知

亦有之言有吾之智若聾瞽無是耳是其言也此

替之猶時也是女也即女也是女也之人也之德也

此神人將磅礴萬物與萬物混以為一世斬

乎亂治也言此等人與造物同遊無心於孰

弊弊心之貌焉以天下為事言此八豈肯

治天下之人也言此物莫之傷言已脫形骸

故物莫能傷即老子大浸大水稽天稽至也

云以其無死地焉大浸也稽天言滔天

之而不溺大旱金石流流金燄石言土山焦

而不熱不溺不熱乃是其塵垢猶土糝

糠乃穀之籠皮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言此人

土直批糠最窟者尚能做出孰肯以物為事

言此神人之德如此誰肯弊弊以物為事

此一節釋上乘天地御六氣之至人神人

聖人之德如此即下所稱大宗師者若此

等人迫而應世必為聖帝明王無心御世

無為而化其土直緒餘以為天下國家決

不肯似堯舜弊弊焉以治天下為事極言

其無為而化世者必是此等人物也

宋人資貨資章甫而適諸越宋人以章甫為

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宋人自以章甫為

無用也此喻堯以天下為貴特讓許由而不

知由無用天下為大似越人斷髮文身以章

甫為無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

子即堯缺披衣藐姑射之山汾水堯之之陽

窅然茫然自喪其天下焉

此一節釋上堯讓天下與許由許由不受

意謂由雖不受堯之天下却不能使堯忘

其天下且不能忘讓之名以由未忘一

已故也今一見神人則使堯頓喪天下此

足見神人御世無為之大用一書立言之

意盡在此一語不但爲逍遙之結文而已也莊子文章觀者似乎縱橫洗滌自恣而其中屬意精密嚴整之不可當即逍遙一篇精意入神之如此逍遙之意已結所謂寓言重言而後文乃卮言也大似談諧戲劇之意以發自己心事謂人以莊子所言大而無用但人不善用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故假惠子以發之

素七

十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遺我大瓠之種魏子我樹之成而實五石魏之言有五石之多其大如此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舉一人也剖之也以爲瓢則瓠落言瓠落之大沒處安頓無所容非不呬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措之言擊碎之也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言惠子不能善用其大也宋人有善爲不龜音均言寒凍手背皮皴裂如龜背之紋也手之藥者言能

素七

十三

治使手不皴裂之藥者世世以泝澠泝澠也統統舊滄爲事言因有不裂手之藥改世世以此爲業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客聞其方妙故重價買之聚族而謀之曰我世世爲泝澠統不過數金利薄今一朝而鬻技百金利且不得辱請與之不知客所用大也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使得方之人以爲將冬與越水戰大敗越人言吳有此藥故士卒能兵越無之故敗也裂地列土而封之言以此藥能致封侯也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爲泝澠統則所用之異也莊子以此喻惠子不善用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思其可用處以爲大樽以瓠爲度水之樽如今之漁舟小兒背瓠可知也而浮於江湖此以所用之大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蓬有心而不通此喻惠子一窾不通正危言也也夫此一節莊子以自創逍遙神人之說以明無用之大用蓋亦有自寓已意言世無所

知也惠子乃莊子生平相契之友故托嘲

調以見己意蓋亦言其雖有聖人必須舉

世有見知者而後乃得見用於當世也言

雖戲劇而心良苦矣此等文要得其趣則

不可以正解別是一種風味所謂詩有別

趣也後諸篇中似此寓意者多學者不可

不知也前雖說不善用其大尚未說無用

之用故下文以大樹發之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樗散無用之木

其大本樹大擁腫而不中繩墨言不材其小

枝卷曲而不中規矩言不可立之塗喻當匠

石喻當世執不顧喻不為世今子之言大而

無用言雖大而無實用衆所同去言為衆人所共棄也也莊子

曰子獨不見狸狌乎莊子因惠子說大而無用遂將狸狌野貓之小

巧以此惠子并世用卑身而伏以候敖者比

小知之人卑身諂求以取功利俟東西跳梁

不避高下以踰世人之伏身以候者中於機辟

此機辟以利忘肆妄行不避利害死於罔罟以罔罟羅取狸狌因不

取狸狌者之死於罔罟避高下故墮死於機罔

求利名者亦若此而已今夫鰲牛此能為大

其大若垂天之雲鰲牛雖大未必此能為大

矣不能執鼠言鰲牛之大縱若垂天之雲能

不能就其如此大亦不能執鼠言其至大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言既有此

任他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此莊子

但任放之於無用之地有何不可廣莫之

野此句與無何有皆彷徨得也乎無為其

側道遙乎寢卧其下言至人無用而任與道

地又何不天斤斧大樹本已不材而又樹之

患焉聖人無求於世故物無害者以無用且不置

不為世所傷害也人前何害之有

哉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此篇托惠子以嘲莊子之無用莊子因嘲

惠子以小知求名求利之爲害似狸狌之
不免死於罔罟若至人無求於世固雖無
用足以道自樂得以終其天年豈不爲全
生養道之大用是則無用又何困苦哉此
雖卮言足見莊子心事自得之如此豈世
素七
之小知之人能知耶
十五

莊子內篇註卷之一

音釋

鶯 胡覺切音學小鳩也 淖 叶尺約切音淖柔弱之貌 汧 上旁經切音汧
下匹歷切音 紕 苦謗切音 繫 音離野
籀漂絮聲也 繫 音離野 繫 音離野

莊子內篇註卷之二

素八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齊物論

物論者乃古今人物衆口之辯論也蓋言世無真知大覺之大聖而諸子各以小知

素八

小見爲自是都是自執一己之我見故各以己得爲必是既一人以己爲是則天下人人皆非竟無一人之真是者大者則從儒墨兩家相是非下則諸子衆口各以己是而互相非則終竟無一人可正齊之者故物論之難齊也以矣皆不自明之過也今莊子意若齊物之論須是大覺真人出世忘我忘人以真知真悟了無人我之分相忘於大道如此則物論不必要齊而是非自泯了無人我是非之相此齊物之大

旨也篇中立言以忘我爲第一若不執我見我是必須了悟自己本有之真宰脫却肉質之假我則自然渾融於大道之鄉此乃齊物之功夫必至大而化之則物我兩忘如夢蝶之喻乃齊物之實證也篇中以三籟發端者蓋籟者猶言機也地籟萬籟齊鳴乃一氣之機殊音衆響而了無是非人籟比竹雖是人爲曲屈而無機心故不必說若天籟乃人人說話本出於天機之妙但人多了一我見而以機心爲主宰故不比地籟之風吹以此故有是非之相排若是忘機之言則無不可何有彼此之是非哉此立言之本旨也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此齊物分明是其注疏以

此觀之則思過半矣

南郭子綦

子綦乃有道之士隱居南郭

隱几而坐

端居而坐忽然

忘身如顏子之心齊此便

仰天而噓

因忘身而自笑

是齊物論之第一工夫

也

此言色身乃

今忽焉忘身故

顏成子游

子綦之弟子

立侍乎前

曰何居乎

言先生何所安

形固可使如槁木

而機

子綦既已忘形

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形忘而機

自息故心若死灰

今之隱几者非

昔之隱几也

言昔見隱几尚有生機今則如槁木死灰此昔大不相侔矣

子綦曰偃

子游名

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言問之甚不善

也

今者吾喪我

吾自指譽我喪我謂女知之

言女豈知吾喪我之意乎

此齊物以喪我發端要顯世人是非都是

我見要齊物論必以亡我爲第一義也故

逍遙之聖人必先忘已而次忘功忘名此

素八

二

其立言之旨也

女聞人籟

乃簫管之吹而有聲者

而未聞地籟

即下文長風一

鼓萬竅

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

即衆人之言論乃天

機之

將要齊物論而以三籟發端者要人悟自

已言之所出乃天機所發果能忘機無心

之言如風吹竅號又何是非之有哉明此

三籟之設則大意可知

子游曰敢問其方

問三籟

子綦曰

先說夫大

塊

天地

噫

愛去聲

氣其名爲風

言大風乃天地之噫氣如逍遙

六月之風爲息此

是指

惟無作也

怒號

言大風一起而汝

獨不聞之

長風初起

山林之畏佳

搖動也

穴

言深山

大木有百圍

者則

似耳

似人之耳

者似口

橫生者

似耳

似析孔之

似析似圖有圓孔之似白有孔內小外似注
者有長孔似有似汚者上言竅之形下言聲
激者故有聲如水謫音者有似響箭之叱者
如人叱牛吸者如人吸氣而叫者有聲似人
之聲者若低聲突者如夫之細咬者若大吠
已上竅前者陣唱于聲輕而隨者唱喁後
之聲也冷風零則小和竅有聲如和飄風大則
重而厲也風濟止則衆竅爲虛謂衆竅之聲
風一止則衆竅寂而也獨不見之調調之刁
然言聲本無也而也雖止而草木尚搖動而不止此暗喻世
人是非之言論而唱者已亡而
人人以緒論各執爲是非者
此長風衆竅只是箇譬喻謂從大道順造
物而散於衆人如長風之鼓萬竅人各稟
形器之不同故知見之不一而各發論之
不齊如衆竅受風之大小淺深故聲有高

低大小長短之不一此衆論之所一定之
不齊也故古之人唱於前者小而和於後
者必盛大各隨所唱而和之猶人各稟師
承之不一也前已唱者已死而後之和者
猶追論之不已若風止而草木猶然搖動
之不已也然天風一氣本乎自然元無機
心存於其間則爲無心之言聖人之所說
者是也爭柰人人各執已見言出於機心
不是無心故有是非故下文云夫言非吹
也以明物論之不齊全出於機心我見而
不自明白之過此立言之樞紐也知此可
觀齊物矣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
言已知地籟則是比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
竹無疑故不必更說言天籟者乃人人發
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言之天機也吹萬不

同者意謂大道本無形聲托造物一氣散而為萬靈人各得之而為真宰者如長風一氣而吹萬竅也以人各以所稟形器之不一故各各知見之不同亦如衆竅之聲不一故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己者謂人迷其真宰之一體但認血肉之軀為己身以一偏之見為己是故曰使其自己謂從自己咸其自取怒而發也此物論不齊之病根也

者其誰耶

此一言直指齊物之功夫直造忘言之境也咸者皆也取猶言看取

乃返觀內照之意也怒者鼓其發言之氣乘氣而後方有言也誰者要看此言畢竟從誰而發也但知言從己發而不知有真宰主之若不悟真宰則其言皆是我見非載道之言由此是非之生終竟而不悟也要人識取真宰也

齊物之意最先以忘我為本指今方說天

籟即要人返觀言語音聲之所自發畢竟

是誰為主宰若悟此真宰則外離人我言

本無言又何是非堅執之有哉此齊物論

之下手工夫直提示人處只在自取怒者

其誰一語此便是禪門參究之功夫必如

此看破方得此老之真實學問處殆不可

未入

五

以文字解之則全不得其指歸矣下文大知聞聞將此衆竅音聲作譬喻文雖不倫而意實然也

大知聞聞小知聞聞大言炎炎小言詹詹

大知

謂仁義綱常為知者聞乃聞樞所以防物不踰越者也小知聞聞謂法度乘繩斤一毫
不假借者與夫工商計利之人皆此類也大言炎炎謂綱常之說氣激薰人使不敢犯也
詹詹謂分別利害精密不滿也此天地間人所有之知唯此兩等而已此皆小知乃世俗之知耳故所言者非是天其寐也魂交其覺然特出於機耳故次明之
也形開此寐覺開合蓋言其機也謂寐時其機發於見聞知與接為構日以心關與境接
覺故與境相接
心境內外交構發生種種好惡取捨不能暫止則境與心交相關構無念之停也
者此下形容心境交構之心機
也緩謂軟緩乃柔奸之人也
密者密謂心機綿綿小恐惴惴
穿以陷人乃密者密謂心機綿綿小恐惴惴
陰險之人也
恐懼貌謂假作小心
大恐緩緩之狀乃大奸
狀有所畏乃小人也
之人縱有大恐而伴
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
為不采示不懼也

之謂也機乃弩之發括乃箭之括謂拿定傷人之機括其司是非乃主刀訟之八

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詛盟心藏其事不肯吐露

如有咒誓者乃執已是不肯輸與人也故曰守勝其殺如秋冬以言

其日消也此小知之人日與心關而機心如

消如秋冬之殺氣此之不同總之自伐真性天理日

絕無生機可望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

之也言此等機心之人沉溺於所為其厭也以爲是不可使復其真性也

如緘以言其老漁也厭即厭足飽滿之意言此等人機心厭滿于中

至老愈深所謂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言一老奸之人也

心如此至死不能復使其本明也

此一節形容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未

得無心故矜其小知以爲是故其所言若

仁義若是非凡所出言皆機心所發人人

執之至死而不悟言其人之形器雖似衆

竅之不一其音聲亦似衆響之不同但彼

也因此各封已見故有是非物論之不齊

者此也所謂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中峰

云三界塵勞如海闊無古無今閑聒聒謂

是故也此下形容其情狀

喜怒哀樂慮思慮也歎嗟嘆也變變態也慙慙慙也不不憂也

姚災祥也佚縱散也啟開心也態裝模樣也樂出

虛言其入雖不同其情狀雖不一其實自亦

而不屈動而蒸成菌言此等情狀皆非清淨

愈出之意也

之氣如菌之生于糞壤日夜相代乎前而莫

知其言言其此等之人穢濁心機寐形諸

而不已其實不自知其萌已乎已乎猶言且

動處不知誰爲之主也

我知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前云怒者其

之機心所發不知所萌今要人人識取自己

主人公故云旦暮得此所由以生將一此字

暗點出箇真宰乃有生之主旦暮者即死

生晝夜之道也得此以生要人悟此耳

彼無我非我無所彼即上此字指真宰也謂

形若非我之假形而取是亦近矣前云成其

彼真宰亦無所托其誰今云取是即上此彼二字意指

真宰也謂人能識取此真宰亦近道矣而不

知其所為使謂真宰乃天機之主其體自

有真宰到此方括出真宰二字而特也

其朕朕兆也言真宰在人身中本來可行言

用云為無非言信有真實而不見其形

真宰為之用已信之體可信

但求之而不見其形容耳此即老子云杳杳

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之意

有情實也而無形謂有真實之體

前云知之不同此一節言各人情狀之不

一而人但任私情之所發而不知有天真

之性為之主宰因迷此真宰故任情逐物

而不知返本故人之可哀者此耳前云咸

其自取怒者其誰到此却發露出真宰要

人悟此則有真知乃不墮是非窠臼耳

上言真宰雖是無形今為有形之主若要

悟得須將此形骸件件看破超脫有形乃

見無形之妙故下文發之

百骸骸骨也人有三百六十九竅耳目口鼻

後有六藏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

形靈此數骸而存焉吾誰與為親

身若俱存之而為我不知此中那一件是我

最親者若以一件為親則餘者皆不屬我矣

若件件都親則有多我畢竟其中誰為我者

此即佛說小乘析色明空觀法又即圓覺經

云四人各離今者妄身當在汝皆悅之乎其

何處此破我執之第一觀也

有私焉言汝身中件件皆悅則如是皆有為

臣妾乎言如是件件皆我若無真君主之者

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若件件但供使令若

相治誰為其通相為君臣乎若通相為若臣

矣其有真君存焉若件件無主乃假我耳其

在我而人何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

其真言此真君本來不屬形骸天然具足人

蓋即求之而不得而真君亦無所指即所謂
不增不減迷之不減悟之不增乃本然之性
真者此語甚正有似內教之說但彼
認有箇真宰即佛所說識神是也

莊子心智廣大故其爲文真似長風鼓竅
不知所自立言之間舉意構思即包括始
終但言不頓彰且又筆端鼓舞故觀者茫
然不知其脉絡耳如此篇初說天籟即云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
其誰耶則已立定脚跟要人自看識取真
宰只是一言難盡故前面大知閑閑已來
皆是發揮吹萬不同只到旦暮得此已下
方解說咸其自取怒者其誰方拈出箇真
宰示人今此一節乃說破形骸是假我要
人撇脫形骸方見真宰即是篇首喪我之
實也

向下只說世人迷真逐妄乃可哀之大者

素八

八

蓋悲愍之意也

一受其成形言真君本來無形自不亡以待

盡則不暫亡只待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

馳而莫知能止不亦悲乎言真君爲我有形

使之與接爲情日與心闔以爲血肉之軀故

被外物相傷如刀之被磨往而不返可不悲

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言馳於物欲終

竟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

可不哀耶言爲名利勞形終身役役以至

迷如此可人謂之不死奚益世人之至其形雖存

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世人之至其形雖存

有何益哉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之大

哀乎言其去情馳逐而不休而形骸與之俱

謂之大人之生也固若是芒無知乎言人生

之無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言唯我

無知耶而世人亦有不芒者乎此莊子鼓舞激切之語也

此一節言真君一迷於形骸之中而爲物

欲之所傷火馳不返勞役而不知止終身
不悟可不謂之大哀者耶由其迷之也深
顛倒於是非而不覺也故下文方露出是
非二字

夫隨其成心

現成本有之真心也

而師之誰獨且無師

乎言人人具有此心人

奚必知代而心自取

者有之此句謂何必聖人有之蓋知代者乃

聖人知形骸為假借故忘形而自取

於心愚者與有焉雖愚者亦

未成乎心而有

是非言人未悟本有之真心

是以今日適越

而昔至也言其實未至以為至以

是以無有

為有所謂未得為得強

無有為有言此自雖

有神禹且不能知言神禹雖聖其知雖廣亦

直知其所至之處若此等

人以無為有又何能知之

吾獨且奈何哉神禹且不能知

甚言此輩難與言大道也

此一節言是非之端起於自欺之人強不

知以為知且執已見為必是故一切皆非
蓋未悟本有之真知而執妄知為此等
之人雖聖人亦無柰之何哉可惜現成真
心昧之而不悟惜之甚矣由不悟真心故
執已見為是則以人為非此是非之病根
也

下文方發明齊物論之主意

夫言非吹也

前但敷演世人不悟真宰但執我見以未隨其本有之真心但執妄見所以各各知見不同到此方入物論

謂世人之言乃機心所發非若風之吹散也

言者有言

故所言者非任真其所言者特未幸乃有機心之言

定也

以任一已偏見之言故其所言者特未定其果是果非也

其未嘗有言耶

此要人返觀本來有此言耶未嘗有此言耶即此一語便

令人自知而齊物論其以為異於穀音者乃

之功夫略示於此矣

鳥在殼將出啁啁之聲謂是天機之音全出無心而人之有心之言與穀音不同要人自

看亦有辯乎亦無辯乎

辯謂彼此詳辨也謂人返看語言如穀音

時此則有辯論乎無辯論乎
要人發言當下自返觀也

此一節將明物論之不齊先指出言語音

聲本無是非若任天機所發則了無是非

之辯然絕言處乃齊物之旨已揭示於此

欲人就此做工夫看破天機則是非自泯

素八

矣從夫言非吹也起直至後文成虧章末

此之謂以明止為一大章計七百四十餘

言節節生意最難一貫必細心深觀乃悟

其妙

向下方的指出是非之人乃迷真執妄之

流也

道惡乎隱

隱謂晦而
不明也

而有真偽

謂大道本無
真偽先設問

道為何不明
而有真偽耶

言惡乎隱而有是非

謂真人之
言本無是

非設問為何真言
隱而有是非耶

道惡乎往而不存

言道若
無真偽

則了無取捨何
往而不存耶

言惡乎存而不可

若言出於
自然一任

素八

士

天機則有何所說而不可但為道隱
而言亦偽言偽而是非因之而生也
道隱於小成
言道本不隱但隱於小知之
人所成者小故大道不彰耳
言隱於榮華
榮華謂虛華不實之言也以言不
載道故但涉浮華故至言隱矣
故有儒墨之是非
到此方指出是非之人蓋端為儒
墨而非當時莊子與孟子同時以孟子闢楊
墨曰子豈好辯哉故有是非之辯故以儒墨
並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
言儒以厚華為
非者故曰是其所非墨以薄親
為是而儒非之故曰非其所是
欲是其所非
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言儒墨二家互相
但各執我見耳未必為真是也苟欲是其所
非而非其所是莫若明乎大道則了無是非
之辯

此一節方指出是非之端起自儒墨當時

雖有處士橫議而儒墨為先唱意謂楊墨

固失仁義矣而儒亦未明大道也故兩家

皆無一定之真是故以此為發論之張本

蓋言辯是非濫觴於儒墨偽及諸子後單

結指於惠子皆不明之人乃喪道者也

下先明本無是非而人不自知故妄執已

見起是非耳

物無非彼

言若天地間一人執我則盡天物下之人皆彼也故曰物無非彼

無非是

言若一人執已為是則人人皆執已為是則天下無不是矣故曰物無非

是

自彼則不見

言若但見彼之非則不見自己之非矣

自知則

知之

言若自知其非則知天下無不是矣故曰自知則知之

故曰彼出

於是

言彼之非蓋出於我之是

是亦因彼

言我之是亦因彼之非由人不

自知故但執已之所不能混是非也

此一節言人苦於不自知故以己是為必

當若彼此互相易地而觀則物我兩忘是

非自泯乃見本來無是非也

下文發明是非本無特因對待而有

彼

彼是我

非是方生之說也

方謂此方對待之意也言是非本無蓋因

人我對待而有也

雖然

下一轉以明對待無有了期

方生方死方

死方生

言對待是非此之生死一般生而死死而生生死循環無有了期若將死

字作滅字

方可方不可方可

是者為不可不是

為不可以此終

因是因非因非

言此是因彼非

彼是因此非皆不

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

天亦因是也

言聖人不由世人之是非而獨照明於天然之大道故是為真

是故曰亦因是也此言聖人之因是乃照破之真是不似世人以固執我見為是而妄以

人為非也此即老子之人法天

此一節言世人之是非乃迷執之妄見故

彼此是非而不休唯聖人不隨眾人之見

乃真知獨照於天然大道了然明見其真

素八

士

是故曰亦因是也此是則與眾天淵故以

亦字揀之前云與其儒墨互相是非莫若

以明明即照破之義故此以聖人照之於

天以實以明之明此為齊物之工夫謂照

破即無對待故下文發揮絕待之意而結

歸於莫若以明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

此承上聖人照破工夫則悟我之是即彼之非

彼之非亦即我之是如

此互觀則何是非之有彼亦一是非此亦一

是非

如此互觀則

果且有彼非是乎哉果

且無彼是乎哉

若是非兩合於大道果然有是非哉果然無是非乎哉

彼是莫得其耦謂之道樞

言是非兩忘則坦然一際絕諸對待

如此則彼是莫得其耦耦對

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

環則不方中虛則活而能應以譬道之虛無若得此虛無道樞則應

變無窮

言是非混同於大道

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同於大道

則是亦是道非亦是道如前

故曰莫若以明

子誦薄竟齊此一於大道也

前云與其儒墨之是非莫若以明說到聖人照破則泯絕是非而與道遊則無往而非大道之所在故此結

之故曰莫若以明

此一節言聖人照破則了無是非自然合

乎大道應變無窮而其妙處皆由一以明

耳此欲人悟明乃為真是也則物論不待

齊而自齊矣此即老子之天法道

下以指馬喻本無是非之意

以指喻指之非指

以我之觸指喻彼之不若中指為非我之觸指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不若以彼中指倒喻我之觸指又非彼之

中指

以馬喻馬之非馬有黑白之分雖有黑

矣

白皆馬也若以彼黑馬喻我之白馬非彼之黑馬

之非馬也

不若以彼黑馬倒喻我之白馬又非彼之黑馬矣

指也萬物一馬也

若以此易地而觀指馬無二則是非自由聖人照

破大而觀之不但人我一己之是非自絕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斯則天地一指萬物一馬耳又有彼此是非之辯哉此

蓋從莫以明一語發出聖人不由而照於天

釋以明之意故此結歸照破工夫真能

泯是非萬物齊一欲人於此著眼也

此一節發揮聖人照破則泯絕是非天地

萬物化而為一

下文釋為一之所以

可乎可謂人以為可則不可乎不可謂人不可則我亦固而可之

因而不道行之而成謂任道而行無有不合
可之於道者成現現成或不
必分物謂之而然然者自是也謂惡乎然
別也以然者然於然謂然於自己心
何耶然於然中之為然耳
不然耶不然於不然謂人所以不為不然者但彼
物固有所然言物實有一一定之然譬如藥
時用參則不然矣此則物物固有所可
物皆有一定之實然也在此
不可而在彼物無不然物無不可
亦有可用者故為是舉蓮
無有不然者與西施
無有不可者與西施
音類癩病與西施
之惡人也與西施
也道通為一
實不得其一樣難其無是非若以道眼觀之
則了無長短美惡之相一際平等此言非悟
大道決不能齊其分也成也
天下之物論也其成也毀也
在器則為成故則毀如此豈可
其分即成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
執一定為邊而觀
成毀哉似有成毀若通而觀之則無成無毀故復
道為一以此而觀萬物又何是非之有

素八

十四

此釋上天地一指萬物一馬之意必以道
眼觀之自然絕無是非之相是非絕則道
通為一矣

下文方指歸于道

惟達者達道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
惟達道之人知萬物本通為一故不執已是
故曰不用既不用已是但寓諸衆人之情庸
衆也謂隨衆庸也者用也解庸者用也謂用
人之見也庸也者用也
惡用也者通也由其能用故能
言能通達於道者無往而不自適得而幾矣
得苟自得則無是非之執矣言達者通達於
言達道之人能適於因是已
得則幾近於道矣一雖萬變而不
失其道此則無往而不自適得而幾矣
是如因此是乃真是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
道謂至無往而不達則了無是非順物忘懷
則不知其所以然謂之道此老子道法自
然

此一節要忘是非必須達道之聖人知萬
物一體故無是非無適而不可順乎自

然此謂之道上面說了許多展演鋪舒直
到此方指歸一道字因是已之已字乃極
盡之處言聖人極盡只是合乎自然之道
如此而已合乎道則自然歸一後文言愚
人強勉要一故卒莫能一也

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未達大道強勉以已見要爲

一而不知其謂之朝三何謂朝三謂執已見

本來大同也爲必是
一衆人之見即曰狙公養猿賦芋輪芋粒以
如狙之喻也之人食猿也

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言衆狙執定朝曰

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狙公以本名實

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三四之名同而

之所執已見以朝四爲必是故不核其實而

但喜其名耳此皆不能忘是非若如夷齊之

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天鈞

謂天然均等絕無是非之地也前云是之謂

照之以天故此結云休止乎天鈞

兩行兩行者謂是者可非而不可非者亦可

行但以道均謂則是非無不可者

此一節言工夫未到自然之地強勉要一
其是非而不悟玄同之妙者似此之人但
能因是不能忘非正如夷齊介子之流其
行雖高不無憤世疾俗之心又如儒墨各
執一端爲是乃但能可其可不能可其不

可雖然離是非卒不能一是非即其所操

未嘗不是元非道外只以各執已見爲是

乃成顛倒故如狙公之七數名實一般而

喜怒爲用各別此特勞神明爲一者而不

知其大同者也須是聖人和同是非休乎

天均兩忘而俱行之故能和光同塵混融

而不辯則無可不可矣

下文意謂古之人知到本來無物玄同之

境故本無是非自後漸漸不濟矣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上言不知道者勞神

明強一而竟莫能一

故此言古之真人有真知之至處惡乎至問

至者本來無物之地也故下微釋何

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

復加矣本來無物已前乃道其次以爲有物

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雖適有形猶如識未

然尚未有人我之封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

之封猶彼此界限也其次

始有是非也其次雖有彼此界限其風尚樸

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自是非一彰道

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愛私愛於一已也成

迷真性成此形骸固執果且有成與虧乎哉

爲我故大道虧損多矣苟以大道而觀果且有

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成虧乎無成虧乎若真

見得本無成虧則是非自泯矣

此一節言由迷大道則成我形我成而道

主人

主

申明前云道隱於小成之意也

後文意由所成者小故舉世之人終身役

役而不見其成功故以三子發之

有成與虧故故字副墨昭氏之鼓琴也由上

成而道虧又要顯本無成虧故引三子發之

昭文善鼓琴是成一家之業後其子不能鼓

琴是虧損無成與虧昭氏之不鼓琴也意謂

了家聲也無成與虧昭文之鼓琴師曠

亦未成鼓琴之名則其子昭文之鼓琴師曠

之枝策也又引師曠作証言師曠最聰明之

是有成惠子之據梧也惠子與莊子同時爲

虧處辯論莊子意謂惠子辯論雖成而大道已虧

故以二子成虧比之以善辯而不明道即如

師曠聰明而眼盲即其子亦不能三子之知

世其辯論之業故如昭文之鼓琴三子之知

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言從事以惟

其好之也以異於彼言三子之爲好其好之

也欲以明之彼言他人又有好三子之知者

之能將明示之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

彼謂教他人也

之昧終

此句意猶指惠子本未明道而強自以爲明而又明之於他人故無大成

竟以堅白昧

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

上句惠子之成

之以此終其身

終身無成

言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言昭

文之成虧

此終身無成也昭文之子學父之琴亦終身無成若惠子之不辯昭

文之不鼓琴又何成虧之有哉言其道之所

以虧者正以

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

成者小耳

言若惠子之可謂成者莊子言若是而不可如此則我之不成可謂之成也

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

若是而不可謂成則人與我皆未是成者

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

滑稽之耀者乃詭辯

和光即老子昏昏悶悶之意謂和光同塵不衛已見之意言光而不耀乃聖人所圖也

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言聖人不以知見誇示於人亦不以已見爲必是故不用其是而但寓於庸衆之中前所謂以明者乃是大成者也

此一節結文來意甚遠從夫言非吹也起

而下及道惡乎隱而有真偽以道隱於小

成言隱於榮華乃至欲是其所非而非其

所是莫若以明論起一層以至樞始得其

環中則結之曰莫若以明爲第二層次從

指馬喻論起以明道通爲一引出惟達者

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乃點出一

道字以作活眼次借狙公名實未虧從一

虧上發揮道之所以虧由愛之所以成以

此愛之所以成一句又遠結前立義中一

受其成形及隨其成心而師之兩成字之

意謂若受其成形即愛之所以成故道有

所虧此有成有虧也若隨其成心而師之

素八

則本無成虧因有成形成故有辯論是非之

彰蓋由此耳是以成形成心二意作骨子

也此道隱小成言隱榮華有自來矣皆未

悟明大道之過也故先揭示之曰莫若以

明次又論道樞則又云故曰莫若以明今

論到底結歸成虧指出惠子是第一不明之人故持堅白之辯昧了一生故末後指出滑疑之耀之聖人乃不自是之人故繳歸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達者乃結之曰此之謂莫若以明其文發自夫言非吹也

素八

九

起至此約七百餘言方一大結其文與意若草裏蛇但見其動蕩遊衍莫覩其形跡非具正眼者未易窺也至若三子之成虧其昭文乃業之有成虧者師曠乃形之有成虧者惠子則道之有成虧者總結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而末結歸於聖人此聖人即結前云惟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之義如此深觀乃見此老之文章波瀾血脉之不可捉摸處此之謂以明已結了前夫言非吹也以來

一章之意到此又從滑疑之聖人上生起立意發論聖人無是無非至下文無適焉因是已二百三十餘言爲一章

今且有言

謂世之立言以辯論者

於此不知其與是類

乎是指上滑疑之聖人乃無是無非者謂今且有人立言爲辯者不知與此聖人是相

類其與是不類乎

謂與此聖人不類乎

類與不類相

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謂今言辯之人不必說與聖人類與

不類但以已見參合聖人之心妙契玄同則本無聖凡之別故與彼聖人無以異了無是非矣彼字即上是字指聖人也

此一節結二聖人欲人自悟而忘其已

也下雖然一轉乃莊子特論本無是非之

大同乃發明大道之原也便是他真知諦

見處

雖然請嘗言之

言本無是非雖然如此尚有未透徹故請嘗試一論之

始也者

即老子無名天地之始

有未始有始也者此言有始

亦無謂無始也。即有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
老子云：同謂之玄。此未始有亦無即老子云玄之又玄。衆
妙之門。此乃單言無形大道之原也。有有
也者。有即天地人物老子有無也者。因天地
推無名天地之始。此蓋就。有未始有無也者
有形以推道本無形也。有未始有無也者
此言天地萬物有無不立。故云未始有
大道體中有無不立。故云未始有
夫未始有無也者。上言有無俱無。此言俱無
之玄同之域。故以。俄而有無矣。言大道體中
此稱為虛無妙道。俄而有無矣。言大道體中
法不立。故強稱虛無。大道忽然生起。有無而
不知。誰使之也。前云若有真宰而不知有所
爲。使直論到此方回。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
孰無也。言大道體中有無不立。即今之有無
誰使之爲有無耶。所謂若有真宰而
求不得。其朕今果返觀至此。今我則已有謂
有無尚無安有是非之辯哉。今我則已有謂
矣。言有無既無了。絕名相何有言論之辯耶
然我既已於無言之中而有言說矣。但我
言本。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
無言。言我今既已有言。但言其無言耳。如前
謂乎。所謂穀音是也。原出於天機了無是非
之相。世人但觀我無言之言。其果有言說乎
果無言說乎。但悟此無言之言。則是非自泯
矣。

矣

已前釋言非吹也。蓋有機心之言也。今莊
子既說到忘言玄同之處。意謂我今雖已
有言。乃從真宰而發。是無言之言。若會我
無言之言。則忘言而歸一致矣。
下文重釋忘言歸一。大小玄同了無是非
如此。乃真是也。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乎
殤子。而彭祖爲夭。此二句極難理會。以
殤子。中子。而彭祖爲夭。上文已論歸大道之
原。今將以大道而一。是非意謂若以有形而
觀。有形則大小壽夭一定而不可易者。今若
以大道而觀。有形則秋毫雖小而體合太虛
而太山有形只太虛中拳石耳。故秋毫莫大
而太山爲小也。殤子雖夭而與無始同原。而
彭祖乃無始中一物耳。故莫壽於殤子。而彭
祖爲夭也。若如此。以道而觀。則小者不小。而
大者不大。天者不天。而壽者非壽矣。如此則
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則天地既已爲
我爲一。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

一矣且得有言乎

既以爲一物我兩忘更復何言既已謂之

一矣且得無言乎

既已稱謂爲一則言一與惡乎存而不可哉

言爲二

謂無形之一今稱謂之二與一爲三爲一則是兩一成二矣

二與一爲三

今又以言說彼兩一

自此已往巧曆不能得

而況其凡乎

自以言相待而爲三則相待無窮縱有巧於曆數者不得終窮

矣况其

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况自有適

有乎

言自無才適有則已成三而况自有適有則無極矣

無適焉因是

已

無適者謂安心於未始有已前則湛然常一而不遷矣前云衆人因是而有是非聖

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故一往論到未始有物已前天地萬物混而爲一故不離

於道如此爲真是所言聖人因是者乃無適爲是此正照之於天也此文之照應處

此一節明妙契玄同天地同根萬物一體

安心於大道不起分別則了無是非此乃

真是故結之曰無適焉因是已

下文又重提起一是字乃是非之根原

夫道未始有封

本無形相人我界限

言未始有常

常者執定

不化之意乃是而非之言也任道而言則無可不可了無一定是非之相爲是而

有眇也

只因執了一箇是字故有是非分別之辨請言其眇有左

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

八德

意謂從無適有則有無二字已成對待矣既有之後則有左右之序有左右則

有倫義有倫義則有分辯則有爭競此相因而有乃執定而不可化者蓋從一是字爲病

根只如以左爲是而右則決不可易世俗之情以此分辯爲能故謂之八德此德乃能義

前一往從迷至悟說到大道根底因是已

一句已結絕了至此又提起大道本無是

非不知這些分辯執着從何而有只要提

出一箇是字爲病根要使人識得破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道包天地與太虛同體本無封畛只

爲衆人迷大道而執已見爲是故是非之辨由之而起聖人心與道合即六合之外未嘗

不知但存之而不論以非耳目之所及恐生是非故不論耳六合之內聖

人論而不議

六合之內聖人未嘗不周知萬物但只論其大綱如天經地義

以立君臣父子之序而不議其所以之詳

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

人議而不辯

春秋乃為經世君臣父子之大經大法聖人但議其名分品節

之詳而不辯其是非之曲折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夫道一而已本

米不分但在天地有形之內而人倫之序不得不分人物雖分而道未嘗分所謂性一而

已辯也者有不辯也

雖天地間有衆口之辯其實有不可辯者乃忘

言之大曰何也

謂何以有不辯

聖人懷之

與道為一明知萬化之多而未嘗分明如衆口之辯而道非言之可及故葆光欲耀懷之

於心而不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

衆人其實未達大道之原

而強不知以為知且執以己見為必是故曰

辯也者有不見也

故曰者引古語也老子云善者不辯辯者不善

此一節釋滑疑之聖人與道為一以至無

適焉因是已意謂聖人心同太虛即六合

內外之事未嘗不知但懷之而不辯以顯

好辯者其實未明大道也

下文重釋不言不辯之義

夫大道不稱

道本無名故不可以稱

大辯不言

不言之辯是非

了大仁不仁

不是有大廉不嘽以廉自滿不大

勇不伎

伎害也大勇乃自全道昭而不道

謂

道昭昭言

言辯而不及言辯亦不能及仁常

而不成

仁若常持有心則有私廉清而不信

信實也謂矯矯以自清立名則無實德矣

勇伎而不成

勇若有害人之意則

為血氣而不成

五者固而幾向方矣

五者名雖可行

於世以皆出有心卒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莫能行故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

以上五者幾方而不能行者以特小知自私之過其實未知大道之原也由是而知聖人止其所不知之地乃以為至也此結前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以來一章之義孰知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

言所不知之地乃大道之原也此中本無辯論言說若有人知此不言之辯不道之道正

若樞之環中以應無窮注焉而不滿

大道體虛大海

故能知此者謂之天府酌之而不竭

即大地酌地之水生之而不滿而不知其所由來

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而不知其所從來此之謂葆光

此乃結指其義
曰此之謂葆光

前云滑疑之耀聖人所圖故舉六合內外
之事聖人無所不知但知而不言以其大
道本來無知無辯故也聖人安住廣大虛
無之中以遊人世故和光同塵光而不耀
是之謂葆光聖人工夫必做到此方爲完
竟故云聖人所圖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

國名國名晉教

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

不釋然者謂心中必欲伐之次

能而不能釋然

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

之間若不釋然何哉

言堯之心不廣不能容物也且三子所處甚微

細如蓬艾之間誠不足以芥蒂於

昔者十日

並出萬物皆照而况德之進乎日者乎

言堯之德

未至也昔者十日並出則光明廣大萬物畢
照况德之勝過於日者乎苟自德已至則廣
大光明無物不容况三子之微細乎

而况利害之端乎

齧缺問平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

惡乎知之

要明不知之真知故托王倪以發揮

素人子知子之所不

知邪曰吾惡乎知之

若有知則有所不知然則非真不知之地矣

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

庸詎知吾所謂知

此知乃世人之知

之非不知邪

人之知不是庸詎吾所謂不知之

我之非知我之不知耶庸詎吾所謂不知之不知耶謂聖凡之知本來自無二但世人習於妄知故偏見爲

是總非 且吾嘗試問乎汝 發明不是 民濕寢

則腰疾偏死 猶然乎哉 言人但知安寢乾燥

偏廢而猶卧泥 木處則惴惴恂懼 猿猴然乎

哉 人處木枝則恐懼而猿 三者孰知正處 三

謂人猿猴各知安其所習以為常於己未

嘗不是但各隨一已俗習之知耳何者為正

知民食芻豢 乃民之 麋鹿食薦 薦草也乃麋

卿且 蜈蚣 甘帶 帶蛇 鴟鵂嗜鼠 此四者各以

四者孰知正味 以各知之味如 獫狁徂為雌

獫狁亦獍同 麋與鹿交 麋小而 鱸與魚遊 鱸

合與魚遊 毛嬙麗姬 二人皆 人之所美也 魚

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 麋鹿見之決驟 四者

孰知天下之正色哉 美女人人所愛彼四物

色之可美耶試問以下歷舉安居食色皆世

人之所知也人則以為必是而不可易者然

彼諸物各又不然則誰為正知哉若執各

人之知為然而彼又有不然者斯則世人之

塗樊然殽亂 吾惡能知其辯 將上人物各非

以仁義為必是者豈真是哉且如仁義聖人

以治天下而盜跖即以之為大盜若以聖人

為是而盜跖亦是若以盜跖為非則聖亦

非也如此是非不定吾何能盡知其辯哉

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設

一問要顯至 王倪曰至人神矣 不可以利

人之德不同 澤焚而不能熱 言至人豈但不知利害

也 而水凍而不能寒 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

驚 言至人神超物表不 若然者 若如 乘雲氣

與物對故物不能傷 騎日月 即磅礴 而游乎四海之外 死生無變

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此結聖人之德謂至

外卓出於死生而 此一節申明前文至人止其所不知以言

況世之小利害乎 世人各非正知而執為必是其所知者如

此而已以此是非吾惡能知其辯哉以結

至人不知之至乃超出生死之人豈常情

可測耶下文說齊死生以夢覺觀世人則
舉世無覺者以顯是非之辯者皆夢中說
夢耳文極奇而義極正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

從事於務言不以世不就利不知所不違害

不知有害言無求不緣道言無心合

可避也言無求有謂無謂言發於天

跡也言如教而遊乎塵垢之外超然遊於夫子孔

音也也以為孟浪之言孟浪謂不着實而我以為

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何如長梧子曰

是黃帝之聽熒也謂汝之此言即黃帝聽而

丘也何足以知之意謂孔夫子亦世俗之且

女亦太早計言謂鵠子才聞此言即以爲見

卵而求時夜才見卵而便見彈而求鵠炙才

彈而便求鵠炙求鵠炙之雞子嘗爲女妄言之予以至

素八

于六

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奚何易日月言至人

此此挾宇宙宇宙在爲其脗合至人與萬化皆

體置其滑昏以隸相尊隸猶言隸役也言自

皆是隸役相役而相尊者此皆世之滑昏

之人所爲者至人不與物伍故一切置之而

也衆人役役役役於物欲而不自覺聖人

愚世世不談不知治今於未兆已前參萬歲

而一成純成純言不有於世故聖人了無是

非之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言萬物本來道

心也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通爲一本無是

非如聖人渾化故曰盡然但衆人只以一

是字蘊成我見故有生死是非之辨耳子

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言本無生可欣而衆

耶子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

言聖人親生如遠逝視死如歸家而衆人惡

死豈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乃自切喪

失家麗之姬麗姬美艾地封人之官之子也

鄉者晉國之始得之也麗姬納涕泣沾襟言麗姬

時以爲不樂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窪牀與

故涕沾襟

同卦 食獨泰 食美味遂 而後悔其泣也 既知其樂

乃悔昔之不知為苦也 此喻死者 子惡乎知

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若知死之樂安

當求生耶此以為樂蓋言得免形骸生人之

苦累故以死為樂亦非佛之寂滅之樂以佛

証之正是人中修證欲行得離欲界生死之

苦而生初禪禪天之樂亦非世間人以死為

樂也觀者須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

善知其義 此言觀人世如夢觀死生如夜旦

旦而田獵 以此而遊世間乃至人之行也夢

覺相返者以未覺乎大夢故以死生為 方其

憂喜苟知夢覺一如則死生一條矣 言世

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 言世

迷中而自不知其迷如夢中不知其夢也而 言世

世人且自以為有知為是而辯於人此如夢

中占夢其實不 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

自知其在迷也 也必有覺之聖人乃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也 能正衆人之夢語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

竊然知之 而世之愚人好執是非之辯者而

竊然私自以為知者故誇示於 君乎牧乎固

也明指孔子此通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凡以仁義治天下而必要歸於已而是而為

道者皆夢中 與女 指長梧 皆夢也予謂女夢

說夢之人也 夢中說女之夢耳 是其言也 如此

亦夢也 即我說女夢我亦是 其名為弔詭 弔至也詭怪也謂此夢說乃至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

遇之也 言必待萬世之後遇一大覺之聖人

意此老胷中早知有佛後來必定印 證其言不然而言大覺者其誰也耶

此一節明至人所以超乎生死而遊人世

者以觀世間如大夢死生如夜旦憂樂如

夢事迷中說是非如夢占夢迷中正是非

如白日說夢事總而言之皆在大夢之中

耳似此若不是至人看破誰知此是大夢

耶愚者竊自以為覺豈不陋哉即自古堯

舜已下之君相以及孔子皆夢中說夢之

人耳莊子自謂我此說亦在夢中無人證

者必待後世有大覺之大聖方知我今日之夢說不妄也此論極正大痛切而入聖工夫亦即於此可見矣此結前執是非之論也

後文翻覆發明此意以結前文總歸於大

素八

天

道之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邪

此釋上言在夢中辯無能正者

我勝若若

不我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

或非也邪其俱是

兩家俱是

也其俱非也耶我與

若不能相知也

以俱在夢中說夢爾我誰能知其是非耶

則人固

受其黜闇

暗昧不明也

吾誰使正之

言彼闇爾我之辯者都被

瞞了在暗昧之中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

同矣惡能正之

使與汝一樣人正之既與汝一般見識又何能正我之心

耶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

素八

天

使與我一樣人正之既與我一使異乎我與

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使不

我兩家之人正之既絕與爾我不同

識見各別又何能正爾我之是非哉

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

既與我兩家一樣決不能正之矣

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

相知也

言大家都在夢中辯夢占夢說夢事之是非畢竟何能相知哉

而待

彼也耶

彼字近指前文所待大覺之聖人遠則指前非彼無我之彼字意指真宰

謂既舉世之人在迷中橫生是非之辯如夢中評論誰能解而正之除非是大覺之聖人出世方能了然明白若不待聖人直須各

人悟了本有真宰則不由是非而照之於天然大道則是非亦泯絕矣故下句即云和之

以天倪天倪即前之休乎天均皆釋前照之於天謂真宰乃天然大道之體非世人迷執

之我見也莊子文章脈絡首尾相貫如地中之泉今此文橫說豎說三千餘言到此只以

一彼字結之看是何等力量但看發論之端暗點出真宰但云非彼無我以一彼字為主

到底猛然突出一句曰待彼也耶若看破此機軸則文章

變化神矣何謂和之以天倪倪端倪也謂

實際也何謂二字乃重釋之辭也前文並無和天倪之說但云聖人和之之是非而休乎

天均始云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蓋此天倪即前之天均而結歸照之於天以初從是非方生方死之間就要照之於天及說到勞神明而不能一則曰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到此議論已完了故總前意乃曰何謂和之以天倪蓋即結歸和是非之天均也但以均字變為倪字曰是不是然不然兩家各執之偏

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見也

辯言是既異於彼不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是矣又何庸辯

乎不然也亦無辯

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是矣又何庸辯

謂然既異於不然化聲之相待

無而忽有曰化言空谷之響乃化聲也謂觀音聲如空谷傳響了無情識又何是非之有哉此一句又總結前地籟長風窸窣音聲唱和皆化聲也若觀言語音聲如風火窸窣何有是非之執所以有是非者蓋是有機心之言故競執為彼此之是非耳故發論之初乃曰夫言非吹也為是非發端今齊物論已了必指歸於地籟故曰化聲相待乃究竟齊物之工夫若言語音聲如地籟則言出天真了無機心乃真天籟也觀前發端之地籟則振蕩乾坤一段說話歸結到了但輕輕以化聲相待四字結之看是何等之智襟致思筆力變化文章

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此一句結齊物論之工夫也謂若果觀舉世言論之音聲如風火窸窣鳴則是化聲相

待則言出天機了無是非之執矣若其不能如化聲相待則當和之以天倪而休乎天均則不由是非之情而當照之於天如此則物論不齊而自齊也不然則終無可齊之日矣

因之以蔓衍

蔓衍者謂散漫流行即橫說豎說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是一亦無窮非一亦無窮所謂惡乎存不可也以言出天真無往而非道故能和之以天倪則可矢口而談故曰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前固之以蔓衍也

於道有虧則辯者終身無成以自以為成故非成耳今載道之言出乎天真之自然隨其成心而師之則無往而非道如此則優游卒歲了無成名之心身住世間心超生死則足以忘年了無人我彼此之分故能忘義而無一定之辯真入應世與物無競如此而已

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

無竟者乃絕疆界之言廣莫之鄉曠垠之野皆無竟之義也言真人處世凡所振作舉動皆與道冥一施為動作於大道之鄉故曰振於無竟故栖神於寂寞冲虛故曰寓諸無竟此齊物論之究竟指歸實際處也如此一篇大文章開端如許驚天動地若不指歸實際則為荒唐之說矣

此一節總結齊物論之究竟處也首以喪我為發啟則意在物論之不齊皆執我見之過也今要齊物必先忘我此主意也次

將顯世人之言語音聲乃天機之所發但在有機忘機之別故分凡聖之不同故以三籟發端意在要將地籟以比天籟但人有小知大知之不同故各執已見爲必是故說了地籟即說大知小知之機心情狀

美

至

之不一故不能合乎天機如地籟之風吹竅響耳如此者何也蓋由人迷却天真之主宰但認血肉之軀以爲我故執我見而生是非之強辯者蓋迷之之過也故次點出真宰要人先悟本真要悟本真須先拋却形骸故有百骸九竅之說要人看破形骸而識取真宰若悟真宰則自然言言合道皆發於天真是所謂天籟也今之辯論之不齊者蓋是機心之言故執有是非故立論是非之端首云夫言非吹也一句提

起以生後面許多是非之情狀皆從非吹二字發揮但凡人迷之而不悟在聖人已悟則不由衆人之是非故凡所言者皆照於天也從此照之於天一語以立悟之公案故向下說到是非不必強一但只休乎天均則不勞而自齊一矣如是重重議論到末後是非卒無人正之者如舉世古今皆是夢中說夢必待大覺之聖人方能正之即不能待大覺之聖人亦只須了悟各人之真宰則物論是非自明矣到此了悟之後是非自明則凡所言者皆出於天真如地籟無異矣故末後以化聲相待一語以結之若未大悟則凡所語言皆當照之於天而休乎天均爲工夫故以和之以天倪爲結語此通篇之血脉立言之本意也

但文章波瀾浩瀚難窺涯際若能看破主

意則始終一貫森然嚴整無一字之刺語

此所謂文章變化之神鬼者也

下文總以形影夢幻爲結以見真實之工

夫也

罔兩影外之影也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

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言行止起坐不常何以無一定之特操也

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影謂蓋不由我吾所待

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言我所待者形

若蛇蚺蜺翼之微惡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

以不然言彼假形塊若無知之物若蛇之蚺

機之動作耳又何以知其然與不然耶意謂

世人學道做忘我工夫必先觀此身如影如

蛇蚺蜺翼則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

蝶也栩栩然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言夢中

自喜自適竟不知其爲周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

然

周也覺來依然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蝴蝶

之夢爲周歟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言夢覺

但一周耳不知蝴蝶爲周周爲蝴蝶此處定

有分曉要人看破則視死生如夢覺萬物一

觀自無是此之謂物化物化者萬物化而爲

非之辨矣此之謂物化一也所謂大而化之

謂聖言齊物之極必是大而化之之聖人萬

物混化而爲一則了無人我是非之辯則物

論不齊而自齊也齊物以一夢結則破盡舉

世古今之大夢也由是觀之莊子之學不易

致也非特文而已矣

此結齊物之究竟化處故托夢覺不分以

物化爲極則大槩此論立意若要齊物必

先破我執爲第一故首以吾喪我發端然

吾指真宰我即形骸初且說忘我未說工

夫次則忘我工夫須要觀形骸是假將百

骸九竅六藏一一看破散了於中畢竟誰

我忘則是非泯矣此其中大主意也重重立論返覆發揚者此耳謂若未悟真君則舉世古今皆迷如在大夢之中縱有是非之辯誰當正之耶縱有正之者亦若夢中占夢耳若明正是非必待大覺之聖人即不能待大聖亦直須各人了悟當人本來面目方自信自決矣要悟本來真宰須是忘我然忘我工夫先觀人世如夢是非之辨如夢中事正是非者如夢中占夢之人若以夢觀人世則人我之見亦自解矣雖解人我而未能忘言若觀音聲如響則言語相空如此則言自忘矣言雖忘而未能忘我則觀自己如影外之影觀血肉之軀如蛇蚶蜩翼此則頓忘我相不必似前分析也蓋前百骸九竅一一而觀乃初心觀

法如內教小乘之析色明空觀今即觀身如影之不實如蛇蚶之假借乃即色明空更不假費工夫也雖觀假我而未能忘物故如蝶夢之喻則物我兩忘物我忘則是非泯此聖人大而化之成功也故以物化結之如此識其主意攝歸觀心則不被他文字眩惑乃知究竟歸趣此齊物之總持也觀者應知

莊子內篇註卷之二

素八

音

音釋

琴 憐蕭切音 枅 堅奚切音雞柱
 聊長風聲 上橫木承棟者 突 伊鳥切
 聲 殷五侯切音 廷 唐丁切音 襦 上舉兩
 也 齧寇鳥子也 止 忍切音 軫 救倫切音
 下補抱切音 田 間陌也 芭 椿無知貌
 保負兒衣也 蚶 符遇切音附蛇腹
 蚶 下橫鱗可以行者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素九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養生主

此篇教人養性全生以性乃生之主也意謂世人為一身口體之謀逐逐於功名利祿以為養生之策殘生傷性終身役役而不知止即所謂迷失真宰與物相刃相靡其形盡如馳而不知歸者可不謂之大哀耶故教人安時處順不必貪求以養形但以清淨離欲以養性此示入道之功夫也

吾生也有涯人生如隙駒耳有限光陰而知也無涯妄想思慮日夜相代而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身命隨無窮之妄想勞心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既尸惛形危之甚也且迷而不覺猶自以為知者為善無近名善終於殆而已矣不可救也為惡無近刑惡兼忘虛懷遊世不以之心為惡無近刑

物為緣督以為經緣順也督理也經常也言為常而無過求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苟順天理則不貪欲以殘生故故可以養親盡年此所謂能養生之主也

逍遙之聖人則忘已忘功忘名故得超然於物外齊物之愚夫競名好辯迷真宰而不悟此聖凡之辯也故今示之以入聖之功夫以養生主為首務也然養生之主只在緣督為經一語而已苟安命適時順乎天理之自然則遇物忘懷絕無意於人世則若已若功若名不待忘而自忘矣此所以為養生主之妙術也故下以庖丁解牛喻之

庖丁為文惠君梁惠王也解牛不言解牛手之所觸隨手所肩之所倚度也足之所履踏牛於地

也勝之所踦跪而下刀君音然響然用刀之

奏刀騞音然進刀之莫不中音言有節合於

桑林名舞之舞乃中經首樂名之會衆樂齊奏言

之度如此初無用文惠君曰諱其善哉技

蓋至此乎言解牛之技庖丁釋刀對曰臣之

所好者道也進用乎技矣言臣始非專於技

故施用之於技耳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

無非牛者言未得入道則目前物有礙故

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言物未見理則見

細觀之則牛外之頭角蹄腓內之五臟百骸

不可亂者由是而無全牛也方今之時臣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由臣細觀其牛件件分

了然於心目之間故方今解牛不官官知止

而神欲行官謂耳目等五官也以心目知

所之迎依乎天理但依骨肉之間批音大卻

而解天理之自然

音導太窾因其固然言任刀所批者則有大

窾空處但只因固然一技經肯綮結處也

未嘗而況大軻也乎言任理用刀從骨肉小

骨為礙乎良庖歲更刀割也則一歲一換

其刀者但族衆庖月更刀折也猶也之庖月

換一刀則斫斫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臣之刀

率今已用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

硎而磨刀石也言臣之刀已解數千牛矣彼

節者有間言彼骨節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

有間恢恢寬大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言刀之所以

彼牛之骨節之間自有天然之空處且刀刃

薄而不厚以至薄之刀刃入有空之骨節則

恢恢寬大任其游刃尚有餘地又何傷鋒雖

犯手之有所以十九年而刀若發硎也雖然遊

然每至於族結處也吾見其難為言難然遊

理而行其間亦有筋骨盤結沒理處怵也

吾亦見其難此則不可任意而行也也

然爲戒

言不敢妄動也

視爲止

視其所止也

行爲遲

行刀少緩

也動刀甚微

也

然已解

言至難處則爲

難

惕然小心不可亂動端詳其所止緩緩下手

如此則用力不多故動刀甚微而難解處則

割然已解如上

提刀而立爲之四顧

言已解其難解

之

故提刀四顧爲之躊躇

四顧也言仍四顧滿其難解之狀也

以暢其懷也

爲之躊躇

其難解之狀也

志

快于善刀而藏之

善拂拭其刀而藏之也

文惠君曰

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此養生主一篇立義只一庖丁解牛之事

則盡養生主之妙以此乃一大譬喻耳若

一一合之乃見其妙庖丁喻聖人牛喻世

間之事大而天下國家小而日用常行皆

目前之事也解牛之技乃治天下國家用

世之術智也刀喻本性即生之主率性而

行如以刀解牛也言聖人學道妙悟性真

推其緒餘以治天下國家如庖丁先學道

而後用於解牛之技也初未悟時則見與

世齟齬難行如庖丁初則滿眼只見一牛

耳既而入道已深性智日明則看破世間

之事件件自有一定天然之理如此則不

見一事當前如此則目無全牛矣既看破

世事則一味順乎天理而行則不見有一

毫難處之事所謂技經骨鯈之未嘗也以

順理而行則無奔競馳逐以傷性真故如

刀刃之十九年若新發于硎全無一毫傷

缺也以聖人明利之智以應有理之事務

則事小而智鉅故如游刃其間恢恢有餘

地矣若遇難處沒理之事如筋可之盤錯

者不妨小心戒惕緩緩斟酌於其間則亦

易可解亦不見其難者至人如此應世又

何役役疲勞以取殘生傷性之患哉故結

之曰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而意在至人
率性順理而無過中之行則性自全而形
不傷耳善體會其意妙超言外此等譬喻
唯佛經有之世典絕無而僅有者最宜詳
玩有深旨哉

下文言其不善養生之人

公文軒人姓見右師官名介而驚曰此何人

也惡乎介也言此是何等人天與其人與言

一足是天使與曰天也非人也復自應之曰

非人天之生是使獨也言右師生而貪欲自

即使之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言人生皆天與之形也今右師澤雉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

不善也言澤雉飲啄雖如此之艱難亦甘心

中之養其神雖王且知困苦不自安故以為
不善而不求之也右師貪而忘形不如澤雉

多矣故其刑也實天
刑之而不自知耳

此一節言不善養生者見得忘真見利忘
形自取殘生傷性之患不若澤雉之自適
也

下言雖聖人苟不能忘情亦是喪失天真
者故借老子發之

老聃死秦失弔之秦失老聃三號而出言無

之情弟子秦失之曰非夫子之友耶曰然言

吾之然則弔焉若此可乎弟子謂既為夫子

其可曰然謂實無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言我

友時將謂是而今非也今日死後乃知其非

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

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斲言

而言不斲哭而哭者言老少哭之如此其哀

而中心有不能自己者故是遁天倍與恃情
不斲哭而哭之哀如此也

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刑猶理也言
能忘情而處世故有心親愛於人故人不能
忘此實自遁天真忘其本有古人謂此乃遁
喪天真而傷其適來夫子時也適來而有生
性者非聖人也言適死而去乃造化之所
也適去夫子順也言適死而去乃造化之所
來死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言生則
者也安其時

死則順其化又何死有哀而生可樂耶達其本無生死故也古者謂是帝
之縣解帝者生之主也性繫於形如人之指
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言形雖化而
盡而火存有形相釋如薪火相傳是則生生
而不已化化而無窮故如薪火之傳不知其
也盡

此言性得所養而天真自全則去來生死
了無拘礙故至人遊世形雖同人而性超
物外不爲生死變遷者實由得其所養耳
能養性復真所以爲真人故後人間世即
言真人無心而遊世以實庖丁解牛之譬

素元

六

以見養生主之效也篇雖各別而意實貫
之

人間世

此篇蓋言聖人處世之道也然養生主乃
不以世務傷生者而其所以養生之功夫
又從經涉世故以體驗之謂果能自有所
養即處世自無伐才求名無事強行之過
其於輔君奉命自無誇功溢美之嫌而其
功夫又從心齋坐忘虛已涉世可無患矣
極言世故人情之難處苟非虛而待物少
有才情求名之心則不免於患矣故篇終
以不才爲究竟苟涉世無患方見善能養
生之主實與前篇互相發明也以孔子乃
用世之聖人顏子乃聖門之高弟故借以
爲重使其信然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

仲尼問曰將之衛

曰奚為焉

意謂雖顏子之仁人亦曰回聞衛

君也

其年壯氣之時其行獨言很戾自用

輕用其國而不自見其過

言不恤民輕視其國不自知其過

輕用民死

言不恤民故民死亡者衆

死者以國量乎澤若

蕉

言以國比乎澤而民之死民其無如也往矣

言民受困無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

已治不以無亂國就之

言勘亂扶危醫門多

疾

謂善教時者如良醫之門多疾人也願以所聞思其則素聞

夫子之言如此故願以所聞庶幾其國有瘳

乎

言庶幾使民仲尼曰謫也若殆往而刑

耳

言汝甚欲往夫道不欲襍謂學道當專心

其襟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

則以多

事自擾擾則憂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

諸人

言古之至人涉世先以道德存乎已然後存

後以已所有施諸人即此二語乃涉世

之大經非夫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

人之所行

謂顏回道德未充自修不且若汝

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

蕩散

也

德之不能保全者為

少矣知之發露於外名也者相刺也

聲也言

名者乃彼此相擠知也者爭之器也

才知一

忘之則由此而二者內器非所以盡行也

德知術二者乃招患之端且德厚信

石確

未達人氣

謂我以厚德確信加人必先要名

聞不爭未達人心

言我雖不爭名聞於彼且

如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當是暴人之前

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

必返菑之若殆為人菑

言已雖確信虛已致

不達心志即以仁義繩墨之言規諫於彼恐

一旦致疑而不信則將以汝為因揚彼之惡

而顯已之美所謂未信則為謗已也此謂之

菑害於人凡菑人者人必反菑之汝不審彼

已而強行殆為彼人蓄之也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

而汝求有以異且彼衛君誠有悅賢而惡不

用汝持往而汝惟無詔言汝必不王公必

求以顯異耶也言女非詔命而往則彼王

將乘人而闕其捷公必將乘人君之勢與汝

闕其捷勝而汝目將焚之言汝見人君之

不納其言素九而也勢以加凌之則

必自失其守素九而色將平之眼目一眩必將

目眩惑之矣和以求口將營之容貌既已失措而口容將

解矣容貌言辭一失則全心且成之外貌一

形之身不覺放倒遷就也心且成之失則內

心無主必將捨已而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

就彼返成其惡也言女初心欲彼改惡而竟返成

名之曰益多其惡是以水火而救水火但增

益其順始無窮言始則將順而若汝殆以不

多耳彼之惡竟無窮若汝殆以不

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若彼不見信而

之言是謂交淺言深彼將致疑而遽加之以忠厚

此一節言涉世之大者以諫君為第一若
人主素不見信而驟以忠言強諫不唯不

聽且致殺身之禍此非夫子之大聖深達

世故明哲保身者其他孰能知此哉顏子

有所未至也此為人間世之第一件事情

首言之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

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言

達比干以忠立名而竟見殺者蓋為居臣下

之位而偃拊人君之民者偃拊言曲身拊恤

於民以示憐愛之狀也謂人君不愛民而臣

下近為之愛恤是自要名以拂逆人主之心

此所以見怒而取殺也言二子好名而修身以拂人

豈非好名取死之道耶言二子好名而修身以拂人

之是好名者也言二子好名而修身以拂人

是素九好名言二子好名而修身以拂人

之過也言二子好名而修身以拂人

昔者堯攻叢枝胥敖二國禹攻有扈

國為虛厲使其國為空虛身為刑戮親身

殺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已謂二聖自以為

是皆求為仁之實無已故用仁將除暴救民

兵不止以此好名以滋殺戮是皆求名實者

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平也言名實雖二聖人
之而況若汝乎

此謂顏子無事强行求名之實必不能全
以明往必刑之之必然也且名實聖人猶
不能全而況凡乎

上文夫子以教其必不可往下又問其往
之道

雖然若汝也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來語辭夫
我如此說其勢必不可往不知汝將子謂雖然
何術以往耶當以語我試看何如顏回曰
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回謂我無他術但端

以功名得失為懷更勉一其曰惡惡可言其
志不計其利害如此則可乎曰惡惡可
可夫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陽者盛氣言
也驕勝之氣女以小心端謹事之則益充滿彼
之盛氣而志更大飛揚將發現于顏面矣采
色不定喜言彼喜怒不常之
怒不常也常人之所不違氣性即尋常執侍
之人亦不敢違況汝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
未同與言之人乎

與自快之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
大德乎言彼拒諫之人即汝以言感發之彼
與以快其心不但不能聽而已如此飾非
之人即日漸小德亦不成況大德乎將執
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毀也其庸詎可乎
執已志而不化縱汝能端虛而外謹勉一而
內不毀竟有何用乎言其必無功效徒費精
神耳

此一節言彊梁拒諫之人縱以忠謹事之
我增益其盛氣亦無補於德終無益也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此類回問夫
虛勉一必不能行又思其則以內直外曲
上比者人挾此三術以往其事必濟矣內
直者與天為徒此類回自解三術之意言內
直此性本天成則彼我同此性也故曰與天
為徒謂彼亦人耳既同此性苟言之相符無動於
中乎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
所子而獨以已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
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

為徒言既天性本同則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但直性而言之亦不必求其彼之

以我言為善為不善我唯盡此真純無偽之心如此則彼以我如赤子之心矣此又有何

患外曲者與人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禮

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耶為人之所為者人

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外曲者謂曲盡人臣之禮也不

夫其儀又素九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

何疵焉適謂指適之實也占之有也非吾有也若

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成者

成言也上比者上比古人也故其言雖適之

而明言是非而所言皆實乃古人之言非我

之虛說也如此則言雖直若是則可乎以此

以非我出則不以為病矣三術

則庶幾仲尼曰惡惡可數其必太多政法而

可乎政法猶法則也謀猶安妥謂穩當也言

不謀扶上三術而法則太多猶不穩當也言

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惡可以及化猶

師心者也言以此三術固亦不得罪然止是

何也以三術皆出有心未能

忘我且已未成焉能化彼哉士

此一節言三術從孔子君子有三畏中變

化來與天為徒畏天也與人為徒畏大人

也與古為徒畏聖人之言也但議論渾然

無跡言此三事亦非聖人大化之境界止

於世俗之常耳意在言外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言回之學問止此敢問

其方請問夫子之仲尼曰齋吾將語若言須

待聽我若汝有而為之其易耶言汝有心而

之教也若汝有而為之其易耶言汝有心而

未化便欲化易之者卑天不宜以有心之事

人豈容易耶易之者卑天不宜以有心之事

心不真故上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

天所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

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可為齋乎此顏子未

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

曰一若志專一汝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

言返聞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心尚未忘

於心性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形氣則虛

而形與心止於符謂心冥氣也者虛而待物

者也言心虛于極惟道集虛之體也虛者心

齋也教顏子之心齋以主於虛也

顏子多方皆未離有心凡有心之言未忘

機也機不忘則已不化故教之以心齋以

虛為極虛則物我兩忘已化而物自化耳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言未受教待自以為

有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齊一開心

頓忘其已此忘已可謂虛夫子曰盡矣齊謂心

此矣吾將語若言汝有受教之若汝能入

遊其樊樊謂籬籬謂地矣故將語之若汝能入

世網中也言能遊人

使無以智巧以感入則鳴不入則止言不可

動人而要其名言不可

成心而往但觀其人精神氣味無門無毒言不可

相入則言不入則止不可強行言不可

必齋之藥此二者有患皆不可用也一宅而

素

十二

地難言述人絕世尚易獨有涉世無心不為

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聖人應世乃天

心而御物又安可以偽聖人乘真聞以有翼飛者

也未聞以無翼飛者也此有心無心之喻也

成者有之若無心應物而使人感言世人有為事而

化若無翼而飛者此未之聞也言世人有為事而

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言世人有為事而

無心而應物者此其難者未之聞也言世人有為事而

者虛室生白此心虛之喻也謂室中空虛但

即生白矣以喻心吉祥止止言有心而動則

虛則天光自發也言有心而動則

吉凶悔悟生乎動也今若心虛無物則一合

不生虛明自照悔吝全消惟吉祥止止而言

此虛心乃吉祥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言人

所止之處也言人

本虛明第人不安心止此私慾萌發則夫狗

身坐於此而心馳於彼是之謂坐馳言人

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

乎狗作狗猶喪失也言喪耳目之見聞返見

返聞故云內通若內通融於心體真光發

露則不用其妄心妄知如此則虛明寂照與

鬼神合其德故鬼神將來舍矣而況於人而

不惑化乎此無翼而飛是萬物之化也耳日
者也此教回之極處也則形自忘外心知則智自泯則物我禹舜之
兩忘我忘物化則萬物盡化為道矣
所紐也紐也伏幾几遽君也之所行終而沉散
焉者乎言物我兼忘萬物盡化此混歸大道
幾几遽之原即禹之神聖亦執為樞紐而伏
乎顏回能以此用世又何強行之有哉

此言涉世先於事君此言輔君之難也苟
非物我兩忘虚心御物不得已而應之決
不能感君而離患若固執我見持必然之
志而強諫之不但無補於君且致殺身之
禍此龍逢比干之死皆是之過也

下言使命之難

葉八子高葉公名梁字子高楚人大也將使於齊問於仲
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意將有兵齊之待使
者蓋將甚敬而不急言齊君待使者貌雖恭而心甚慢不能應使者
之急言楚之事甚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

而齊若慢之則不敢輕意催促吾甚慄之恐
且匹夫尚不可輕動況諸侯乎國事而取罪
故苦恐懼也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
大寡不道以權成官德夫子教我謂事無大
則事難濟矣事苦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言
此所以恐也若不成君能無罪我乎
是必有人道之患也事若成則必有陰陽

之患言齊儻不急必多方勞慮委曲求成則焦勞之病乃陰陽之內患也若成

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有德者謂全德

之聖人也意謂事之成與不成俱無患者謂全德吾

惟聖人虛心應世不以物為事者能之也

食也執粗而不減善也謂不甘饒無欲清之

人言我之飲食淡薄無多烹庖茹執今吾朝

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言素無厚味故

朝受命而夕飲冰則火症內發乃憂吾未至

愁焦思以動其火耳其內熱之病歟言未就事

乎事之情也而既有陰陽之患矣言有陰陽

失錯內熱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成國君

任之

言此兩患在身事不由已故為人臣者所不能任之也

子其有以

語我來

願夫子有以教我

此言人臣以使命為難也以為人臣者但

以一已功名為心故事必求可功必求成

以此橫慮交錯於胷中勞神焦思之若此

素九

乃舉世人臣使命之難絕不知有所處之

道故不免其患耳故夫子教以處之方

意有一定之命一定之理安順處之自無

患耳若持必可之心固所不免也

下夫子教其莫若致命此其難者將此起

語為結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

大戒者謂世之大經大法也乃君親之命

不可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

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

莊子辨仁義獨於人之事君以義為主又以死忠為不善今言人臣之事君無往而非君乃忠

之盛也此老何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

大戒言世之君親之命無所逃此是以夫事

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言子之事

非親命則不敢擇地而安之此乃孝之至也

而安之忠之盛也言事君者唯命是聽不敢

也故古人耻貳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

前言孝則當竭其力忠則盡乎命以盡心盡

者不以哀樂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

之至也言人臣之分知其事之難無可奈何

則忘其難易此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

乃德之至也素九

行事之情而忘其身言人之臣子固有所不得已之事但當盡命以忘

其身以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言臣子盡命

從事生死為夫子其行可矣教葉公但當如

莊子全書皆以忠孝為要名譽喪失天真

之不可尚者獨人間世一篇則極盡其忠

孝之實一字不可易者誰言其人不達世

故而恣肆其志耶且借重孔子之言者曷

嘗侮聖人哉蓋學有方內方外之分在方

外必以放曠爲高特要歸大道也若方內

則於君臣父子之分一毫不敢假借者以

世之大經大法不可犯也此所謂世出世

間之道無不包羅無不盡理豈可以一槩

目之哉

丘請復以所聞

前縣言君臣父子之分義此下方復言使命之理

交近則必相靡以信

靡順也信符也凡交近國必須符驗則不假辭

令遠則必忠之以言

若交遠國則必忠之言辭令以合二國之歡

必或傳之

謂言必要使者口傳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

下之難者也

言之所係安危以之而禍福隨至

夫兩喜必多

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

病在凡溢之於溢

類妄

溢美溢惡出於過用智巧收失其本真故曰妄

妄則其信之也

莫以言不至誠故聽莫則傳言者殃既不信則罪

在傳言者殃矣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情常

乃真實無則幾乎全庶幾免禍

此一節言使命之難以兩家之利害皆在

一已擔當若溢而過實則令聽者生疑不

信是爲生禍之本而傳者必受其殃所以

貴乎真實無妄庶幾可保全耳

下文申明雖苟全目前之事而終必爲害

甚矣言之不易不可不謹慎其始也

且以巧關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太至則多

奇巧

此言慎始慎終之道也且始以巧關力者乃以戲劇相格鬪也始則兩情相嬉

及其過甚則有求勝之心必各用其奇巧奇

巧一出則必有一傷傷即認真至不可解則

終之以怒矣陽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乎亂

猶喜陰猶怒也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乎亂

太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且如飲酒者初則實主快然有權及

至酒酣樂劇樂劇則亂必隨始乎諒常卒乎

之不獨巧關飲酒凡事皆然始乎諒常卒乎

鄙之者不擇是非而必於信鄙非也且如人
之交情始則肝膽相照必信不疑久則鄙
詐之心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情不獨人
事始作必以簡省為主其將畢也必言者風
巨自有不可收拾者蓋勢之必至也言者風
波也行者實喪也凡事不能保其始終而言
是非所由生行者實之所自發行成而實喪
矣故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榮辱之主也故當
所必運者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風波
豈可妄乎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風波
以領覆實喪則易取殆故念設無由巧言偏
辭故凡人之忿怒之設實由獸死不擇音氣息
第然於是並生心厲巧言偏辭以激怒其人
以致怒氣勃然而發則不擇音氣而橫出之
如獸死之不擇音則使聽者以為實然則並
管心在焉病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之而不知其然也請聽言激怒之人乘其怒
口非理加之毫髮推求不少寬假而尅核之
若尅核太至則彼被怒之人亦必以不肖之
心應之是則兩家之禍成矣禍雖成而竟不
知其所以然也所以然者蓋由巧言偏辭也
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若苟知其巧
言之過

可解若不知其所由言然則故法言曰無遷
兩家之禍將不知其所終矣故法言曰無遷
令無勸成甚故奉使者必不可言無遷改
其令無勸其過度益也凡增益者乃過其度
成免後禍也過度益也也遷令勸成終必壞
事必不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歟
不宜速成故美成在久若強勉且夫乘物以
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此方教以使命
至人物我兼忘順物之自然以遊心於其間
以養中正之道而不失其何作可報耶莫若
守如此應世可謂至矣此結乃起語也言使命者
為致命此其難者何所作為乃可報也莫若
致命謂在事之成否自有一天之天命即今
奉使又有一天之君命知天命之不可違則
當安命順其自然不可用心以溢言僥倖以
成功知君命之不可違則不可遷令以勸成
以免後禍此所謂致命之意此必至人
方能尋常人則不易故曰此其難者
此一節言應世之難者無愈使命如葉公
之所憂者固然而夫子之言皆使命之至
情禍福之樞機切中人情之極致所謂士

見危致命者非夫子大聖深於世故者又

何以致此哉

顏盍將傳衛靈公太子廟而問於蘧伯玉

名瑗衛之賢人有人於此其德天殺去聲降

孔子之友也與之爲無方謂不以法度規之也則危吾國與

之爲有方則危吾身若以法度繩墨之言諫之則必不信而見尤則

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

以過謂其人聰明足以撝拾若然者吾奈之

何謂其人如此蘧伯玉曰善哉問乎善其問

戒之慎之言此人不可正汝身哉當先正已

形莫若就言其人很矣不可逆之宜心莫若

和言中心不可不善雖然之二者有患雖

形就心和不亦免患形就將與已同心和則

將爲悅已以此縱之則不敢以規諫故有患

就不欲入言形雖就不可和不欲出顯已之

長形彼之短故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

蹶若放身阿諛承順其惡則返心和而出且

爲聲爲名爲妖爲孽若少露圭角則彼將以

心必忌之而爲妖孽矣彼且爲嬰兒亦與之

爲嬰兒嬰兒言彼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

無町畦無知識也彼且爲無崖亦與之

無崖崖謂無崖岸言達之入於無疵言先且

舉動不可一毫有逆其意待彼久又相信而

不疑則漸漸因事引達以入無過之地此正

所謂將順其美匡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

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此喻不量力而

臂以當車轍其志則似矣是其才之美者也

言螳螂恃其才之美者但不量已力耳謂盍

才雖美至若盡力以事暴君恐不免其患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言汝積

美才而挺身以犯暴君之難若螳螂之怒汝

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

其決之之怒也

全物與之則令虎決裂而生其怒也虎怒則發威猛而不

可制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

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

養虎而不知順其性則被

其殺無疑矣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

矢即糞也

以蜾蠃盛溺

也適有蚤蚋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而斷

其脚毀首碎膏

言馬之怒則毀碎其脚也言馬之怒則毀碎其脚也

意有所至

而愛有所亡

言雖愛馬之至若拊之不時一觸其怒則將斷勒緩轡矣又何

顧其可不慎耶

愛馬之喻尤切事情三喻乃事暴君之大戒也

此言輔君之難也已上三者皆人間世之

難者意謂夫遊人間世者必虛心安命適

時自慎無可不可乃可免患若不能虛心

恃知妄作無事而強行者顏回是也若不

能安命多憂自苦當行而不行者葉公是

也二者皆非聖人所以涉世之道而當以

孔子之言為準也若其必不得已而應世

以事人主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以竭其忠尤當以戒慎恐懼達變知機不可輕忽不可恃才輕觸以取殺身之禍此又當以蘧伯玉之言為得也涉世人情之曲折極盡於此矣是必取重仲尼伯玉乃可免患

耳

上言材能之累下以不才以全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

地名見櫟社樹其大蔽牛

絜之以兩手

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

言樹身分之長大也

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

言正身之外旁枝可

為舟者有十數也

觀者如市人以為大且美匠伯不

顧遂行不輟

止也謂不顧其弟子厭也

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

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

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

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

構謂門樞引水則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

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

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

夫祖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則辱大枝

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

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言掊取而於世俗者

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

乃今得之幾死者謂尋常人不知我不材爲

予大用以不材全生使我予也而有有用且得有

大也耶若使我有用必不能此之大也且也若與予也皆物

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言汝與我同爲天地間

用而而我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言汝

爲無用耶乃幾

死之散人而不自知且又鄙匠石覺而診其

我爲散木是自不知量也乃幾

夢覺而爲弟

素九

子說其夢

弟子曰趣取無用

趣乃意趣猶

言意思也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意

思

也

謂

子

材不知其不材故異之也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

不可以爲棟樑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言本

解散而不可以爲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爲

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言葉之惡氣薰人令

人狂醒如醉而不醒也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

於此其大也嗟夫神人以此不材言子綦因試知其木

不材乃知神人以其不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

其拱把而上者求猿狙之棧取後狙之具也者斬之

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屋棟也者斬之七圍八

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乃棺木之金傍邊也者斬之

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

患也此甚言材之爲害以見不材之得全也故解之解者祭祀

者天子有解祠謂解罪求福也出漢書郊祀記以牛之白顙言色不

者與豚之亢鼻言形不美者與人之有痔病者不

可以適河以人祭河謂人爲巫祝也又漢書有爲河伯娶婦選童男女之美者

殺之河中謂之通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

以爲不祥也言此三者小有不材足以全生

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此極言不材之自全甚明材美之自害也

惟神人知其材之爲患故絕聖棄智昏昏

悶悶而無意於人間者此其所以無用得

以全身養生以盡其天年也此警世之意

深矣

支離疏者此假設人之名也支離者謂體其

之頤頤口旁兩頤頤者謂其智也乃忘形去智隱於臍肩高於頂兩頤隱於臍

知會撮髮髻也指天言背僂而五管在上謂五

臍臍隨背而兩髀爲脇髀大脇也言大脇爲挫

鉞鉞天治治衣足以糊口鼓策播精言籛

曲戾而可爲之事也足以食十人言形曲戾

故取值多可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

言形既支離故不畏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
共遠故據臂於其間
常疾不受功言大役難免而上與病者栗則
受三鍾與十束薪言以疾則夫支離其形者
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文況支離其德者
乎

素九

三二

此言支離其形足以全生而遠害況釋智
遺形者乎此發揮老子處衆人之所惡故
幾於道之意前以木之材不材以況此以
人喻亦更切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

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

下有道聖人成焉言天下有道則成天下無

道聖人生焉言天下無道則方今之時僅免

刑焉言方今之時僅能免福輕乎羽莫之知

載言福之自取其禍重乎地莫之知避言世

素九

三

迷冒禍以已乎已乎言自嘆其臨人以德殆
求利也殆者危而不安也言方今之時若畫
乎殆乎以德臨人而才自用其危之甚也畫
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言方今之人畫
之甚也豈能放之而行哉吾行卻曲進貌
行則有傷吾之固行也吾行卻曲進貌
無傷吾足言世道難行若行之山木自寇也
適以傷吾之足耳

山以生木自膏火自煎也膏以明故桂可食
取寇斫也自煎耳漆可用故割之漆以澤故

故伐之桂以可食漆可用故割之漆以澤故

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人間世立意初則以孔子爲善於涉世

之聖故托言以發其端意謂雖顏子之仁

智亦非用世之具不免無事強行之過也

次則葉公乃處世之人亦不能自全況其

他乎次則顏盍乃一隱士耳爾乃妄意干

時乃不知量之人也故以伯玉以折之斯

皆恃才之過也故不免於害故以櫟社山

木之不材以喻之又以支離疏曉之是涉世之難也如此故終篇以楚狂譏孔子意謂雖聖而不知止以發已意乃此老披肝露膽真情發現真見處世之難如此故超然物外以道自全以貧賤自處故避世無悶著書以見志此立言之本意也故于人間世之末以此結歎實自叙也

德克符

此篇立意謂德充實於內者必能遊於形骸之外而不寢處軀殼之間蓋以知身爲大患之本故不事於物欲而心與天遊故見之者自能神符心會忘形釋智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學道者唯務實德充乎內不必計其虛名見乎外雖不求知於世而世未有不老者也故引數子以發之蓋釋

未九

三

老子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之意也

魯有兀

即介字乃剛足之人也

者王台從之遊者與仲

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台兀者也從之

遊者與夫子中分魯言魯國從王台遊者與夫子相半也立不

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

形而心成者邪謂教人不見於形容言語而但以心相印成者耶是

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

往耳謂直居其後未能往向於前耳丘將以爲師此重言孔子未能忘

形師心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

天下而與從之此形容孔子無我之意常季曰彼兀者

也而王音旺言勝也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

其用心也獨句言不同於人也若之何仲尼曰死生

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不爲死生之所遷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言雖天地覆墜之變亦不爲之所遺累也審乎

無假而不與物遷審處也無假謂形骸之外至真之道超然出於萬物

之表故不命猶名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謂其
為物遷也然物外不隨物遷唯任物自常季曰何謂也
化而彼但守其至道之宗也常季示之以忘自其異
不遷之說仲尼曰形守真之旨自其異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言不能忘形見道者雖
相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自大道觀
也我皆一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體也六根無用故泯其見聞而遊心乎德之和
故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謂
乎形骸之外而遊心於大物視其所一而不
化之鄉太和元氣之境大物視其所一而不
見其所喪但見其通真之所存故不見其形
之有視喪其足猶遺土也言視喪其足若與
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已無干猶遺土也
常季曰彼為已止也言止於以其知得其心
謂彼不過以其所知以此心得其常心
得其自已之心耳言彼所得之心
常人之心耳物何為最之哉亦人人皆有又
何有越過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
人之心哉夫于言人人雖皆有此心
水惟止能止衆止但衆人之心忘動如流水

而聖人之心至靜如止水故衆人之受命於
心動而不止唯聖人能為與止之耳受命於
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言獨者乃天
雖萬物之多而此真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
一之氣獨在松柏言受命於天惟舜得
句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天之正乃各正性命
之正故為正人以其自正夫保始之微不懼
故能正衆人之不正者
之實始者受命之元即所謂大道之宗也言
道之微驗惟不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來
懼是其實效耳以勇士不懼以此
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有勇者之不懼
而況官天地聖人為天府萬物會萬物直寓
六骸假借象耳目所謂如幻也一知之所知
知萬化而心未嘗死者乎死猶喪失也謂衆
為一致而心未嘗死者乎人喪失未真之心
唯聖人未喪本有故彼且擇日而登假假猶
能視萬物為一已也言人
謂彼人且將擇日而登遐人則從事也言人
遠升仙界而超出塵凡也之相
從者蓋從於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形骸之外也
此篇以德充符為名首以介者王駘發端

只在末後數語便是實德內充故符於外而人多從之非有心要人從之也蓋忘形骸一心知即佛說破分別我障也能破分別我障則成阿羅漢果即得神通變化今莊子但就人中說老子忘形釋智之功夫即能到此境界耳即所謂至人忘已也此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即佛說假觀乃即世間出生死之妙訣正予所謂修離欲禪也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

人此亦撰出其人各蓋從老子衆人昭昭我獨若昏故以昏爲聖人之名子產

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此重言子產不能忘我以功名自矜故其明耻與介者爲伍故止其不與同出入也

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言申屠嘉自忘其介而亦不知子產之厭

也已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

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也子齊執政乎子產見申屠嘉之不避已故明言之然以執政申屠嘉曰先生之矜人則形容子產之陋也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申屠嘉曰子產之陋乃曰先生之門固有此不能相忘之人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言但知有已之執政故以人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亦不過乎此譏子產之不明也蓋聞老子自知者明之意笑子產丁自知也意謂子產既避聖人之門而猶發言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素元如此足見無真學問也子產言申屠之廢人而猶攻堯爭善計子之不能自反而與人爭善猶攻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德猶見識也謂申屠嘉既廢如此而不自反求諸已而猶且以聖自居將與堯爭善我計料子之知見誠愚而不自反也子產畢竟露出本來面目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狀者知已過之分明也謂若人能自知已過則人之過更有甚於我者如此見恕則以我之足

不當忘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 此句義似不順當去
一不字意謂若人不自狀其已過 則責我太過則以我足當者寡矣 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 若知我無可奈何而命之
使然如此知命相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 羿之善射而人遊於必中之地不被射而
死者亦幸而免耳以喻世人履危機當禍而免者亦幸耳謂我以不幸而不免者豈非命之有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憐然而怒 言始也人笑我以足不全我則憐然如怒 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 言初未聞道故未忘人我今自入先生之門一聞大道則人我之見盡廢亡矣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 言不自知其先生洗我
我以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 我與先生遊十九年向未知我之亡足也 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 言與子相知以心即當相忘以道不當取於形骸之間今子乃以形骸外貌索我不亦過乎
子產楚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子產聞說心愧

服而謝之曰子無乃稱謂再不必言也

此章形容聖人忘功故以子產發之蓋實德內充形骸可外而安命自得以道相忘則了無人我之相此學道之成效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無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 務謂學道也 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 尊足蓋指性而言也 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無趾自以所全者性真而夫子猶以形骸取之初以夫子為聖人之大不無不容不知其猶若此之區區也 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 夫 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 謂務學道也 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 猶全體也 之人乎無趾語老

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

子為

言初以孔丘為至人今見其未至也如此之見識何以賓賓恭謹以學子為

彼且斲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

是為己桎梏耶

桎梏乃拘手足之刑言孔子專求務外之名聞而不務實

彼殊不知虛名乃詛詭幻怪之具非本有也如桎梏之於手足拘之而不得自在者也

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

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

是不可謂善惡是非也一條即

一貫也老子謂無趾何不以此無死生志善惡之道以告之以解其好名之桎梏乎

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刑舊主作型乃上模也此譏孔子乃天生索比

等務名之人安可解乎

此章發揮聖人忘名故以孔子為務虛名

而不尚實德之人故取人於規規是非善

惡之間殊不知至人超乎生死之外而視

世之浮名為桎梏蓋未能忘死生一是非

故未免落於世之常情耳聖人則不以此

素元

天

為得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

謂醜貌曰之人也

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

言男之相處則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

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

言婦人見之而皆願為之

妾者不止一人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

謂未有所長而先見聞於

以濟乎人之死

言無勢位以濟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

望猶月望之望謂飽滿也言無位

惡駘天下

醜貌以駘天下之人和而不唱

言無能知不出乎四域

言無超出世間且

而雌雄合乎前

雌雄猶言爭勝負也謂凡人

其人言此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

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及其相處月數則見其有可愛處但未

盡知耳不至乎期年寡人信之信之不期年則國無

罕率即宰相掌一國之政事寡人傳國焉言以國事授之也悶然

而後應悶然若不汜而若辭汜謂泛然不經心而若辭也

寡人醜乎言見彼之不在意故自愧醜也卒擢之國無幾何

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言卹其去亡也

若無與樂是國也察其人之意益是何

人者耶謂不知是何等之人也仲尼曰丘也嘗

使於楚矣適見狔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詢

若見死母之目不瞬也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謂母之目

不見不得類焉爾言形體不同前者之食已也於母故皆棄之而走也

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假物者

也使其形者真宰也言狔之子母乃天性之

愛也往日食於母何嘗不愛及今纔死始則

就之而食及見目之不瞬則知精神不在故

棄之而走是則死生不遠即棄之而走是知

所愛者非形骸乃愛使其形骸之真宰也

戰

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娶資娶古訓壽乃大將之旗也

戰而死者以此爲送葬之儀言已失其勇又

無其尸似以此虛儀爲葬資則無其本矣

則者之屨無爲愛之言則者無足跌而履亦無可用皆無其

本也以娶資則屨爲無本之喻爲天子之諸

御不剪爪不穿耳言選天子之侍御者不剪爪不穿耳不欲毀其全體

將以要娶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言新婦之

寵也不作事務恐勝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

之人乎言天子之御新婦之人不如此不足

德之人乎言魯君之愛駘它蓋忘形愛其形

之本也有難以言語形容者故夫子連以三

事喻其可愛之在本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

人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言哀駘它未與魯

此且無功即授之以國是必才全而德不形

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言才者謂天賦良能

爲真宰是也言才全者謂不以外物傷成其性乃天性全然未壞故曰全

仲尼曰

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

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

仲尼言才全而先言此十六事者蓋此諸

事皆感生傷性之事變而世人未有不被其傷損其性真者故先言之 日夜相

代乎前 此十六事人生於世日夜相代於前未嘗暫免者是皆感生傷性之具也

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 言上十六事日夜相代而以知規規

求之不知所由來蓋遠其性真本不涉其變 故不足以滑和 滑音謂

汨濁也和謂本元中和之體也言以上諸事雖常情之變但其本無故不足以汨和

不可入於靈府 靈府所謂靈臺言諸變使之不可以搖動其性也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和者即中和之謂性真達於事變渾然而不失其體也豫者安然自得而悅豫也通者謂達於事變而不滯也兌者即老子玄牝之門謂虛通應物而無跡者也言真人所

以才全者蓋保其性真而不失也 使日夜

無卻而與物為春 卻亦作隙謂縫隙也言真

禾當間斷但於應物之際春然是一接而生時和氣發現令人煦然而化也

於心者也 時者謂接物應機時行時止與物俱化未嘗逆也若夫愚人則與接

為構 是謂之才全 此言真人應物一味性德

矣 何謂德不形 此哀公 曰平者水停之盛也

全言

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 德者謂性之德

用也以性德之用難以言語形容故以水平為喻蓋言水之平者乃傳之盛謂湛淵澄靜

之至故可以取法為準言性體湛淵澄靜寂然不動則虛明朗鑑乃內保之而外境不蕩

為守宗保始之喻謂性靜 德之成和之脩也

言虛明朗鑑乃德之成蓋從中德不形者物知用功修而後得者非漫然也

不能離也 不能離者謂與物混一而不分故

故其德不易形著於外所以人但見其親惡而不識其才德之全耳觀孔子對哀公之言發明中庸和也者天下之

達道之意何等正大精確 哀公異日以告閔

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

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 言自以為至通於道也 今吾

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

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此章形容聖人之德必須忘形全性體用

不二內外一如平等湛一方為全功故才

全德不形為聖人之極致蓋才全則內外

不二德不形則物我一如此聖人之成功

所以德充之符也故魯君聞之亦能忘分

感化而友於聖人也

闔跂曲跂也支離形不全也無脤無贅也說衛靈公靈

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頸也肩肩細小甕甕大

癭言癭如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

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言二子醜

使二君說之反視為全人之不人不忘其所

忘所忘者性也言世人迷性真而而忘其所

不忘性所不忘者形也世人忘此謂誠忘忘其

而不忘其所以故聖人有所遊聖人遊於大

愛此之謂誠忘知者以智巧揣摩人約為膠

欲其物而知為孽心謂之知孽妖孽也約為膠

以仁義結束人心謂之德為接以小惠要買

接應接工為商以機關周取人之利謂之工

聖人不謀惡用智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

不貨惡用商四者皆偽以喪真淳故四者天

鬻也謂四者淳德乃天德也鬻猶售也天鬻

也者天食也謂天既售我以天德則天之所

既受食於天又烏用人言天生我性德自有

人偽求之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言聖人雖居人世

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其形為人故群無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於衆人之中起

故無人之世物外不以物為事在太

之是非萬物之一數耳其最壯警乎大哉獨成某天

小者又何足以愛之警者警然超於物表也言性德廣

警者警然超於物表也言性德廣大

前雖以知忘形而知尚存未盡道妙故此

一章以忘忘知知忘則德自化方能合乎

自然以全天德其德乃充故如二君之見

二子能不見其形此所以為德之符也聖

人造道之極致至此方為究竟耳故以此

結一篇之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

借惠子之問以結者因上文發

揮天德之全者乃絕情欲去人偏心與天游乃能充實其天德故恐世人將謂絕情則非人類矣故假惠子以發之故莊子曰然莊子乃故有之故謂本來無情耶莊子曰然莊子其問者蓋約人性本來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

以謂之人

惠子意謂世人若無其情則非人也此俗人之常見也

莊子

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

道者性之

同有人之所當行也人稟此性而為人乃道與之貌即天與之形也既有此性豈非人乎

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

此惠子全不知道理與常人所

見一談謂既是箇人豈得無情者乎

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

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

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

惠子意謂必有情欲乃可為人故以

無情不得為人為問莊子以正義答之曰我所謂無情者非絕無君親父子夫婦之情也蓋因世人縱情肆欲以求益生而返傷其生故我要絕其貪欲之情耳非是絕無人倫也

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

惠子又以為人必欲養其口

體乃可以有其身此全是常人之識見耳

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

莊子意謂人既道與之貌天與之形

矣苟無以好惡內傷其身如此則全生養身之至道又何庸益生為哉

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

瞑也

其精神而倚樹據梧以是辯論是非也

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

鳴而返恣堅白之論以自鳴失之甚矣

此篇以忘情絕欲以全天德故其德乃充

前已發揮全德之妙故結以無情非人以

盡絕情全德之意所以警俗勵世之意深

矣

集

三

莊子內篇註卷之三

音釋

窾音款也輒攻乎切音諫霍貌切音若振音
 大始可櫛模昆切音門祖以木為闌也平聲
 為盛器櫛指出櫛然也音咀善指切音棧
 診止忍切音贖盧蓋切音舌視與同音
 夷益切音戈櫛音善切音顛棺居隘切
 所以格獸也櫛木之全一邊者解音懈浣
 也衣翼羽飾又燕也簪牛刀切音貌

莊子內篇註卷之四

素十

明匡廬逸叟憨山釋德清註

大宗師

莊子著書自謂言有宗事有君蓋言有所主非漫談也其篇分內外者以其所學乃

素十

內聖外王之道謂得此大道於心則內爲聖人迫不得已而應世則外爲帝爲王乃有體有用之學非空言也且內七篇乃相因之次第其道遙遊乃明全體之聖人所謂大而化之之謂聖乃一書之宗本立言之主意也次齊物論蓋言舉世古今之人未明大道之原各以己見爲是故互相是非首以儒墨相排皆未悟大道持以所師一偏之曲學以爲必是固執而不化皆迷其真宰而妄執我見爲是故古今舉世未

有大覺之人卒莫能正之此悲世之迷而不解皆執我見之過也次養生主謂世人迷却真宰妄執血肉之軀爲我人人只知爲一己之謀所求功名利祿以養其形骸賊其真宰而不悟此舉世古今之迷皆不知所養耳若能養其生之主則超然脫其物欲之害乃可不虛生矣果能知養生之生則天真可復道體可全此得聖人之體也次人間世乃涉世之學問謂世事不可以有心要爲不是輕易可涉若有心要名干譽恃才妄作未有不傷生戕性者若顏子葉公皆不安命不自知而強行者也必若聖人忘己虛心以遊世迫不得已而應乃免患耳其涉世之難委曲畢見能涉世無患乃聖人之大用也次德充符以明聖

人忘形釋智體用兩全無心於世而與道

遊乃德充之符也其大宗師總上六義道

全德備渾然大化忘已忘功忘名其所以

稱至人神人聖人者必若此乃可爲萬世

之所宗而師之者故稱之曰大宗師是爲

卷十

二

全體之大聖意謂內聖之學必至此爲極

則所謂得其體也若迫不得已而應世則

可爲聖帝明王矣故次以應帝王以終內

篇之意至若外篇皆蔓衍發揮內篇之意

耳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

知天知人
之知乃指

真知謂妙悟也天乃天然大道即萬物之所
宗旨所爲謂天地萬物乃大道全體之變故
曰天之所爲蓋天然無爲而曲成萬物非有
心也人之所爲謂人稟大道乃萬物之一數
待最靈者以賦大道之全體而爲人之性以
主其形即所謂真宰者故人之見聞知覺皆
真宰以主之日用頭頭無非大道之妙用是
知人即天也苟知天人合德乃知之至也

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

知大道在人稟
而有生者也

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

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

知所

者在人日用見聞覺知之知也所不知謂妙
性本有人迷不覺故日用而不知由其不知
雖有故但知貪欲以養形而不知釋智遺形
以養性故舉世昏迷於物欲哉生傷性不能

盡性全生以終其天年人者苟能於日用之
間去貪離欲即境明心迴光返照以復其性
是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

不知如此妙悟乃知之盛也

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

雖然有患夫

者意謂我欲以所知養所不知此還有病在
何也以世人一向妄知皆恃其妄知強不知
以爲知未悟以爲悟妄爲肆志則返傷其性
必待其悟真知然後爲恰當第恐所待而悟

者未必真悟則恃爲已悟則未可定也必若
真真悟透天人合德本來無二乃可爲真知

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

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意謂我說以人養
天不是離人日用

之外別有妙道蓋天即人也人即天也直在
悟得本來無二原無欠缺苟真知天人一體
方稱爲

真人矣

此一節乃一篇立言之主意以一知字爲
眼目古人所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知之
一字衆禍之門蓋妙悟後方是真知有真
知者乃稱真人即可宗而師之也然知天
知人即衆妙之門也雖然有患即知之一
字衆禍之門也謂強不知以爲知恃強知
而妄作則返以知爲害矣此舉世聰明之
通病也

何謂真人

此下與起真人以示真人之古之
所養者深迥與常人不同也

真人不逆寡

寡謂薄德無智之愚
人不逆者不拒也

不雄成

恃也成謂已爲全德也
不恃已德以傲世也

不暮士

暮即謀士即
事謂無心於

事虛已以避全
不以事干懷也

若然者

真人如過而弗悔當
此處世

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

火不熱是知能登假於道也

言真人無心以
遊世此全無得

失利害之心以情不附物故水火不能傷
此則遺物全性是知則能登遐矣道也若

此真人即世忘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

夢發於
妄想以

真人情不附物則妄
想不生故寢無夢

其覺無憂

真人虛懷遊
世了無得失

之心故
覺無憂

其食不甘

以道自娛故
不甘於味

其息深深

綿綿之意息虛而淺則心浮動真人
心泰定而不爲物動故其息深深

息以踵

此釋上深深之意踵者脚跟也以喻
息之所自發處深不可測故心定而

不衆人之息以喉

衆人之息在喉則虛淺之
至故心浮而妄動所以日

而不知返

屈服者其嗑言若哇

嗑言不由
中則易屈服嗑者咽喉也哇吐也

其嗜欲

淺露之言自咽而吐無根之言也
深者其天機淺

言世人虛淺如此者乃嗜欲
之深汨昏真性全不知有天

然妙性皆墮妄
知無真知也

此一節言真人妙悟自性是爲真知者故

所發迥與世不同而以衆人觀之則自別

矣前云有患正恐未悟而恃妄知爲得者

害之甚也故此雙明之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前略言真人
處世忘利害

此則言真人不但忘利害而且超死生以與
大道冥一悟其生本不生故生而不悅悟其
死本不死故其出不訢其入不距出入即生
不惡其死死二字老
子云出生入死由不悅生故不貪生新猶
貪也不惡死故不距距謂小而不肯入也傷
然而往儻然而來而已矣儻然乃鶴冲舉刷
無心遊世儻然冲舉出入死生如遊不忘其
太虛了無罣碍故云如此而已矣四

素十

所始不求其所終以悟其生本不生故不忘
其所以始以生與道遊不見衆
有世可出混萬物而受而喜之忘而復之衆
為故不求所終以生為累故患而不喜真人載道而生故受
以生為累故患而不喜真人載道而生故受念而
形而喜雖處人世心不違道相忘於世故念復
念而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
謂真人心與道遊故不捐道捐棄也人即是
天不假造作修為故不以人助天知
此乃謂之真人

此一節言真人遊世不但忘利害而且忘
死生故雖身寄人間心超物表意非真知
妙悟未易至此欲人知其所養也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若然者言真
人如此遊世

素十

五

其容貌與衆不同其心志筆乘作忘言無
心於世也其容寂言容貌寂然乃內湛而外
定也其顙顙頽頽寬裕也謂其貌廣大寬容不
拘拘之狀也此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也淒然似秋言其面嚴冷若暖然似春言近
其中溫然暖然令喜怒通乎四時與物有宜
人可親可愛也言無心於喜怒但隨物所感或
而莫知其極言或怒了無一定於中故曰通

乎四時與物有宜而人不知聖人之用兵也

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

言聖人無心御世與天施合德假而用兵即
亡人之國而不失人心本無殺伐之心也縱
思施萬世原非有意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

也所謂天生天殺之意也故樂通物非聖人
也有心要通於有親非仁也有大仁不仁親者

仁也故曰賊天時非賢也揣度時勢利害不
莫大德有心明哲保身乃稱君子不通行名

通非君子也利害率意狂為非君子也行名

失已非士也偽行虛名而無亡身不真非役

人也亡已為人則人皆聽役若執已若狐不

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

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數

子者皆知之不真狗名喪實去聖遠矣

此一節槩言所知不真不能忘已忘名有

心要譽徇名喪實皆非真知之聖也下又

言真人真知之不同

古之真人

此下一節明真人遊世之狀

其狀義無可而不

朋而不流

若不足至也

而不承若一物與乎

與世其觚而不堅也

觚者方也雖介然不化者張

乎也施為其虛而不華也

雖見施為而中心空

邴邴乎其似喜乎

邴喜貌

其似喜乎

下其不得已乎

雖謀下以接人共貧

進我色也

謂中心湛湛而和氣與

乎與之止我德也

人與相處厲乎其似世乎

屬謂嚴整而不可犯

警乎其未可制也

禮法之外似不可

連乎其似好閉也

六

之意雖收攝檢束但似悅乎忘其言也

好聞其實無所聞藏也悅

意謂對人謙下以刑為體刑者不留其私謂

若忘其言者以禮為翼雖忘禮法猶假禮

為其以禮為翼以輔翼可行於世

真知時之可以德為循言以德但為

否以行止也以德為循循順機宜也

體者綽乎其殺也綽者有餘之義謂殺盡私

以禮為翼者所以行世也言既遊世不可出

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言迫不得已

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丘高處

順機宜接引愚蒙令有識者皆可上進於道

故喻如有足者皆可引進於高處也此四句

釋上刑禮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老子云用

知德四句

勞也言真人遊行於世無

心而遊雖行而不勞也

此一節形容真人虚心遊世之狀貌如此

之妙言雖超世而未嘗越世雖同人而不

群於人此真知之實也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故者由上遊

世之工夫純

一故得天人合德也。好之者天也。弗好其一者也。今皆一矣。是謂之天人合德。其一也。其一不一也。一其合一而歸於道。則萬物渾然會歸於道也。其一與天爲徒。其天則與天爲徒也。其不一與人爲徒。謂天人不合。則以天而遊。故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此之謂真人。若超然絕俗。則是以天勝人。若逐物亡性。則是以人勝天。今天人合德。兩不相傷。故不相勝。必如此方是真人。

此一節總結前知天知人工夫做到渾然一體。天人一際。然後任其天真。則在天而天在人。而人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故天與人兩不相勝。必如此真知妙悟渾化之極。乃可名爲真人。此豈可強知妄見而可比擬哉。此真人真學之全功。故下章從死生命也起。至藏舟章末皆極口勉人學道要做真實工夫。

死生命也。此下教人做了死生之工。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有死生。如時之夜旦。不可免。無昏曉喻人形。雖有生。死而真性常。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謂真性在人。天能與其間。此人人同有之。真體所。彼特以天。謂真宰。天君是也。此須養而後知。

爲父。言人人皆稟真性而有形。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言此血肉之假身。賴世之父而君。載我之形。卓然不屬形骸。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且以世人盡忠者。而以身死之。況真君宰我之形。而不知忘形。以事之忠之。可謂不智之甚矣。此言激切之至。人讀此而不悟。非夫也。

此言真性在我。而不屬生死者。乃真常之性也。而人迷之。而不悟。嗜欲傷之。而不知所養。豈非至愚也哉。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

如相忘於江湖

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此取魚失

水如失道德而後仁義且以仁義相尚正似相濡以濕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以喻必忘仁

義而可遊於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若兩忘

大道之鄉也無譽堯而非桀也夫大塊

而化其道與道為一乃真知之盛也天地

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

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言人生天地勞佚死

主皆自然而不可卻者命也此所謂人也苟知命之所係即道之在是知由人而即天也

若知天與人本無二致則渾然合道而不以人害天虛心遊世以終其大年生不忘道故

云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此其天人合德死生無變任造物之自然此知之至也

此言世人不知大道而以仁義為至故以

仁愛親以死事君此雖善不善故如泉涸

而魚以濕沫相煦濡也若能渾然悟其大

道則萬物一體善惡兩忘故如魚之相忘

於江湖如此乃可謂知天知人天人合德

而能超乎生死之外故在生在死無不善

之者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

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藏天真於有

壑藏有形於天地如藏山於澤謂之固矣此

常人以此為定見也然造化密移雖天地亦

為之變而常人不覺如有力藏小大有宜猶

者負之而趁昧者不知也

有所遯

形與天地雖小大有

宜宜皆不免於變若夫藏天下於

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

若知此

地萬物皆與道為一渾然大化而不分是藏

無形於無形如此則無遯則如藏天下於天

下而不得所遯矣此天地萬物特犯人之形

之實際也故曰恒物之大情

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

其為樂可勝計耶

言大化造物千變萬化而人特萬物之一數耳而人

不知特以得人身為喜如此則萬

物皆有可喜者其樂可勝計耶

故聖人將

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天善老善始

善終人猶效之

言聖人心與道遊則超然生

死乃物所不得遯如此則物

物無非道之所在故天善始

又況萬物之所

終無所不善者而人猶效之

係而一化之所待乎言大道之原乃萬物之根宗故云所係萬物非此而不能融貫而為一故云一化之所待此實天地萬物之大宗聖人之所宗而師之者此也可不悟乎

此發明大道無形而為天地萬物之根本人人稟此無形之大道而有生是為真宰

若悟此大道則看破天地萬物身心世界

消融混合而為一體若悟徹此理則稱之

曰大宗師是所謂大而化之謂聖者也至

此則無己無功無名逍遙於萬物之上超

脫於生死之途以世人槩不知此大道之

妙而以小知小見之自是不得逍遙各執

已是互相是非故喪其有生之主而要求

名利於世間故德不充符是則前五篇所

發揮者未曾說破故此篇首乃立知天知

人有真知方為真人直說到此方指出

箇大宗師正是老莊立教之所宗者如此

而已故此後重新單提起一道字來發揮

足見立言前後一貫言雖蔓衍而意有所

宗於此可見矣

夫道上文說了大宗師狀貌結了前義言大

化所待者何乃大道也故此下發揮大道之

妙以明萬物所係一化所待之義立意皆從

老子天得一有情有信此言大道之體用也

以清等來有情有信齊物云可形已信有

情無形正指此也此從老子言有情謂雖虛

而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此言有情謂雖虛

失其用曰信無為無形湛然常寂故無為可

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以心印心故可

言故無自本自根本自天然非假借未有天地自古

以固存故天以之建立神鬼神帝生天生地

變化不測為天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伏義

始於太極推之向上更在六極之下而不為

有事在故不以為高以固存

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萬化密移而此稀章

古帝得之以挈天地泰贊化育伏羲得

之以襲氣母襲取也氣母生物之本也維斗

北斗天得之終古不忒忒差也北斗天極居

日月得之終古不息運行而不已堪壞康當

人而得之以襲崑崙此襲猶承襲馮夷河伯

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山神得之以處太山黃

帝軒轅得之以遊雲天乘龍飛昇顓頊五帝

得之以處玄宮禹强北海之神山海經云玄

青蛇踐兩蛇得之立乎北極北海之極西王母瑤池

仙長得之坐乎少廣王母所居莫知其始莫

知其終此二句總結上文列聖神人主持天

終此氣從老子天得一以彭祖姓錢古長得

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世傳彭祖壽八百歲

傳說賢相得之以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

而比於列星傳說一星在尾上言其

此明大宗師者所宗者大道也以大道乃

天地萬物神人之主今人人稟此大道而

有生處此形骸之中為生之主者所謂天

然之性以形假而性真故稱之曰真宰而

人悟此大道徹見性真則能外形骸直於

天地造化同流混融而為一體而為世間

人物之同宗者故曰大宗師者此也此大

宗師即逍遙所稱神人聖人至人所言有

情有信即齊物之真宰及養生篇生之主

若不悟此而涉人世必有形骸之大患顏

子心齊教其悟之之方既悟性真則形骸

可外故德充符前一往皆敷演其古今迷

悟之狀到此方分明說破一路說來方才

吐露所以云言有宗事有君正此意也此

上已發揮大道明白了然但未說進道工

夫故此下乃說入道真實工夫

南伯子葵問於女媧

此人名皆重言也換出個人來設為問答不必

求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問其年老者

大而色若嬰兒借以發起必有所養將以發啟工夫也曰吾聞道矣此即

要引人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此因聞說聞

學道也曰惡惡可二字皆平聲驚歎之意

言謂道豈曰惡惡可上惡字歎其道難言下

可學之耶曰惡惡可上惡字歎其道難言下

惡字歎其道不是容易子非其人也言道非

可學要是其人乃可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才謂

學況子非學道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才謂

之人何以見得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才謂

之根器猶俗而無聖人之道言有美質而我

云天資也而無聖人之道言有美質而我

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言我有聖人之

多費苦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我

工夫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我

素十

十二

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天下疎而遠故三日而

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漸

近於身故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七日而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外生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

朝平旦也微明微也謂已外生則朝徹而

徹朝徹而

後能見獨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無古今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入於不死不生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殺生者不死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則一性獨存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故曰不死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生而一真湛然故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不將也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也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萬化挫銳解紛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故曰無不毀也獨謂悟一真之性不見獨而後能

只到一切境界不動其櫻寧也者櫻而後成
心寧定湛然故曰櫻寧
者也
此釋櫻寧之意謂從刻苦境界中做出故曰櫻而後成者也

此前論大道雖是可宗可師猶漫言無要
此一節方指出學道之方意謂此道雖是
人人本有既無生知之聖必要學而後成

十三

今要學者須要根器全美方堪授受授受
之際又非草率須要耳提面命守而教之
其教之方又不可速成須有漸次而入
故使漸漸開悟其三日外天下七日外物
九日外生死而後見獨朝徹此悟之之效
也既悟此道則一切處日用頭頭觸處現
成縱橫無礙雖在塵勞之中其心泰定常
寧天君泰然湛然不動工夫到此名曰櫻
寧何謂櫻寧蓋從襟亂境緣中做出故曰
櫻而後成者也觀此老言雖蔓衍其所造

道工夫皆從刻苦中做來非苟然也今人
讀其言者豈可槩以文字視之哉

上言入道工夫下言聞道蓋亦從文字中
悟來故以重言發之

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
此問聞道之原
答

聞諸副墨之子
副墨文字也言始從文中來
副墨之子聞

之洛誦之孫
洛誦言包洛而誦習也意謂誦習文字久而自得也
洛誦

之孫聞之瞻明
瞻明言見有明處也
瞻明聞

之聶許
聶許謂從耳聞聲入
聶許聞之需役

需役也
需役謂使也言心雖有悟必待驗之行事之間一切處現前不昧與道相應然後造妙

也
需役聞之於謳
於謳誦咏之意
於謳聞之玄冥

由誦咏誦咏而有冥會
玄冥聞之參寥
參寥者空

於心乃造道之極也
參寥聞之疑始
言入於無

謂道之實際也
疑始
始乃歸極

於此學道
之成也
此一節言聖人得此大道不無所聞蓋從

文字語言中有所發明以至動用周旋謳

吟咳唾之間以合於玄冥參於寥廓以極

於無始至不可知之地必如此深造實證

而後已如此殆非口耳而可得也是乃可

稱大宗師前來發明大道可宗悟此大道

者可稱宗師但未見其果有其人否耶恐

世人不信將謂虛談故向下撰出子祀等

乃實是得道之人以作證據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語曰孰能以無

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尾也孰知死生存亡

為一體者吾與之友矣意謂從無形而通有

之所化故以無為首者從無有生也脊者身

也尻者尾也謂生之終也言誰能知此無生

之主者則可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

與為友言心同道合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

曰偉哉夫造物者以予為此拘拘也此子輿

素十

十四

物有力壯哉能使我於大化之曲僂發背此

中將以予為此拘拘之形也

子輿言其病狀謂形已上有五管言形僂僂

僂僂發背且又癢癢

管向顧隱於齊言形曲則兩顧肩高於頂限

則兩肩聳則兩肩聳贅指天句贅頂也言顧隱陰

高於頂則兩肩聳陽之氣有沴沴凌亂言不和也言雖從天化

使我形骸如此其心閒而無事言以形廢而

足見其能不以道自蹠蹠而鑑於井蹠蹠而鑑於井蹠蹠扶曳

知不明又鑑於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

則現身如影矣

予為此拘拘也出鑑於井自見其狀乃嘆曰

矣而又復使我如子祀曰汝惡之乎子祀曰汝惡之乎子祀因

此殘廢之惡狀耶十五

之嘆乃問之曰亡子何惡亡子何惡亡絕也子輿意

子惡此形耶謂我心不但絕

然無惡而方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

因以求時夜浸假造化也言從無形造化之

左臂以為雞予因之而求浸假而化予之右

時夜時夜言雞報曉也

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若化予之右臂為

彈子即因之而求

鴉炙言以彈擊鴉以充炙也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

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此言有道之士既視此身

如癰瘡而不足觀且又視之如影而不可執

是則不但無累而且與之俱化故又能借假

修真因此而求有實用是則此身雖為異物

若果能化之則形神俱妙真人乘此以遊人

世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言真人忘

形適真形神俱妙不以得失于心安時處順

無往而不自得故哀樂不能入如此是古之

所謂縣解者也言生累如倒縣超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以結之懸解而人不能解之者乃

自我以結之也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言人

任造化而遷故人不能勝天既

不能勝則任之而已又何惡焉

此一節言真人真知形本無形今既適有

形則為生累故真人視之如癰瘡而不可

愛如影而不可執如此則但任造化之所

適了無得失之心故死生無變於已所以

安時處順哀樂不入此所謂縣解者也如

此看來人人本來天然解脫但人自苦於

形累而卒莫能自解者非天之過乃人自

結之耳且夫天人之際本來人不勝天吾

於此看破久矣雖有此假形吾有真用又

何惡焉此其所以為真人是可宗而師之

者也

俄而子來有疾喘喘焉死將上言四人為友

知之矣今又發于來二人其妻子環而泣之

之妙喘氣喘急而將死也

犁往而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叱避言呵斥其

但猶驚也此言真人與造化遊非十六倚其尸而

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

汝適言不知造化又以汝為鼠肝乎鼠肝以

汝為蟲臂乎蟲臂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

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止於父母彼近

也

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也建庚矣彼指造何罪

焉言造物亦非有心要死我也故曰何罪夫大塊天地載我以

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

者乃所以善吾死也言造化既全我一生我既任化而生則不貪生故謂善生然夫大治

死亦從化是為善死吾又何擇焉

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鑊神劍大冶必

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偶然觸之人之形言

萬化之中偶然觸而曰人耳人耳夫造物者

必以為不祥之人言萬物不可勝數而自獨以人為善是不知造化者

乃不祥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

惡乎往而不可哉言天地萬物俱在造化鈞陶之中何物而非哉

形何往而非道之所在言死成然寐遽然覺言死

如此又何往而不可哉言死覺故死但如寐生如覺夜旦夢

此一節言真人所得殊非婦人小子之所

知故子犁叱避以形容其必有真知然後

第十

十七

為真人必若子來之順化而遊死生無變

無生可戀無死可拒要學人必造到如此

超然獨得之妙純一無疵方為學問能事

之究竟處是可稱為大宗師矣

上言真人能順死生不知從何致此故下

以子桑戶三入發明乃方外了道之人所

能此段學問非方內曲士所知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

相與於無相與無相與言大相為於無相為

言大道寂莫無為之境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言超然世

外遊於萬物之表相忘以生雖生而不見其有生無所終窮言

與道遊於無始無終即此三人相視而笑莫

逆於心言道合心同遂相與友唯真人乃知

友莫然有間居頃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

之使子貢往待事焉夫子使子貢往弔以待葬事將盡禮也或

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

桑戶乎而也已返其真而我猶爲人猗猗者

也言汝幸已返其真而我猶爲人猗猗者我尙且爲人可歎也

子貢趨而進曰敢問

臨尸而歌禮乎子貢執禮言臨尸二人相視

而笑曰是指子貢惡知禮意言禮之意重在返

也子貢返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無

有言不檢於禮不能飾而外其形骸不以死

臨尸而歌顏色不變全無哀無以命之命名

知與他作彼何人者耶言畢竟是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言彼超脫凡情而丘遊方之

內者也言未能超脫世外內不相及言彼方

以世俗之禮加之則而丘使女往平之丘則

陋矣言我本不當弔也彼方且與造物

者爲人相者猶助也言造物本無形彼以而

素十

十八

遊乎天地之一氣言彼雖處人世其實心遊

混茫而彼以生爲附贅懸疣贅疣乃山中之爲一也

以喻形乃道之以死爲决疣潰癰彼視身如

决潰方爲大快活事又何以死爲哀耶夫

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言彼以生

脫形骸爲輕舉返乎本來不生死不死假於異

物如性真而借四大以成形託於同體言心

遊故云忘其肝膽言以生爲寄故不見有

遺其耳目言雖遊人世如不聞返復終始不

知端倪言真人遊於大化之中返復往來無

手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

又烏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示衆人之

耳目哉言真人處世如寄以形骸爲大患故

外適適於無爲寂冥之鄉又何能憤憤以世

俗之禮以示衆之耳目哉借重孔子此言乃

明方內夫子亦未嘗

不知有方外之學也

此一節言方外真人之學逍遙物外自得

之妙非世俗耳目之所及故托孔子子貢發揮將以破迂儒執禮法之曲見以解憤憤之執情亦將使其自得超然之境斯正此老著書之本意也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子貢因問夫子

道如此故問夫子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此

自處何方之依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解乃天之戮民言未能忘桎梏也雖然吾與

女共之均之今且與女共遊於方外子貢曰

敢問其方問之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

相造乎道人之以道為命如相造乎水者穿

池而養給言養魚尚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

定言人造乎道甚易放下故曰魚相忘於江

湖相忘於道術穿池而養魚尚難忘不若

人能造乎大道浩然子貢曰敢問畸人意謂

大均則無不忘矣子貢曰敢問畸人意謂

獨也謂不知獨行之人比方外何如畸人

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孔子言彼方外者

此一節言孔子方內之聖人亦能引進於

方外之學意謂世之拘拘者亦可與造乎

大道故以子貢之才智尚去道遠甚況其

他乎

下明方外之道方內亦有能行者第俗人

不識耳故借顏子發明孔子以開其迷意

若顏子之好學誠可以深造而自得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

於中心不感全無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

喪蓋魯國以善居喪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

名者乎名不實回壹怪之壹謂一仲尼曰夫孟

名者乎名不實回壹怪之壹謂一仲尼曰夫孟

孫氏盡之

言能極盡喪禮也

進於知矣

言世人但知世俗之禮而不知天今孟孫氏乃盡於知

夫已有所簡矣

言孟孫知其本無生又何必以哀為禮故欲簡之而不得故人哭亦哭

唯簡之而不得

乃不得已而從俗之情耳

今哀而不感則已

有所簡矣

孟孫氏不知所以生

言以了悟不

不知所以死

生而如不有生故云不就先

死而

若化為

物之中若忽焉化為一物耳

以待其所不知

之化已乎

而已乎豈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

言方將化

有化者

化彼惡知造化密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

邪知且吾與汝皆在夢中而未覺者也

有駭形而無損心

到死方言孟孫之母雖死

曰有駭形如豚子之視死母而走也若其天

真之性湛然不遷所謂死而不亡故曰無損

心

言世人但知固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言世人但知固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言世人但知固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言世人但知固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言世人但知固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言世人但知固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言世人但知固

有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

心有旦宅而無情死

言其生如旦其形如宅

存故曰有旦宅而

無情死情實也

孟孫氏特覺

理孟孫特悟

於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孟孫已知其母

不得哭故其所以乃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如此哭而不哀切也

言既知死而不死則視已死之孟母即未死

之孟孫故相與之乃吾之耳相與謂一體而

觀也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言死生一條之理

常人所不能知之乎下

且汝夢為鳥而屬乎天

為鳥則飛矣子天夢為魚則沒於淵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言女方

言者乃不夢之類

言是類則女已化為魚鳥矣若言是魚鳥

不妨現是不化之類

同女試自看死生一

適不及笑

則笑亦不及

獻笑至發笑處則女排不及言死生一

之理必須頓悟乃自知之非言可及也

排而化去乃入於寥天一

寥天一乃大道寥

廓冥一之天此由

初心造道功夫故如安排及夫統一到大化之境自然頓悟不假作為而自證入也

此一節言方外之學方內亦有能之者第在世俗之中常情所不識必有真人乃能知之故借重顏子與聖人開覺之此段最是惺悟世人真切處

上言了無生死乃造道之極要在頓悟下言世人必欲學道須將仁義恭矜智能夙習之事一切屏絕乃可入道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何以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也行仁義而明言是

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何軹助語辭言又

被堯敎援其翼則汝以仁義言以

偽行壞了而割其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

遊夫遙蕩道遙恣睢縱橫轉徙變化之速乎

言汝已被堯以仁是非壞了汝本來面目而拘於仁義是非之場又何能遊於逍遙大道

之鄉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蕃言雖不能入大道之與亦願遊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夫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夫青黃黼黻之觀言汝心既盲也意而子曰夫無莊古之美之難以與大道也意而子曰夫無莊貌者之失其美據梁古之有之失其力黃帝之忘其

知言至人之善教能使人皆在鑪錘之間耳言上三人頓失其固自有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剝使我乘成以隨先生

耶言我今日幸得見先生豈非造物者補我許由曰噫未可知也言汝雖有志我為汝言

其大略不敢盡其底蘊試吾師乎吾師乎吾師

乃大宗師也為汝言其大略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

不為仁言堯諄諄以仁義為仁義以愛養萬

不以為義物以為功吾大宗師則整粉萬物而

不仁大義不義即老子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未有天地覆

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言大道生天上地化育萬物而無心故不此所遊已之遊進者如此而已

此一節言欲學大道必須屏絕有心要爲

仁義恭矜智能之事方可超玄入妙而逍

遙乎大道之鄉蓋仁義智能乃功名之資

世俗之所尚實爲大道之障礙故耳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

矣曰可矣猶未也言雖忘仁義則可許有他

日復見曰顏回他日又見夫子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

忘禮樂矣言志禮樂則不曰可矣猶未也言

忘人而回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

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改容曰何謂坐忘顏回

曰墮壞也支體言忘黜聰明混知離形去知同

於大通言身知俱混物我兩忘浩此謂坐忘

仲尼曰同則無好也言身世兩忘物我俱空則取捨情盡故無所好

幸

三

也化則無常也言物我兩忘則形神俱化則無已則物無非已故不常

執我爲而汝果實其賢乎言汝功夫到此丘

也請從而後也夫子自以爲不若亦願爲此也

此一節言方內曲學之士果能自損兼忘

而與道大通雖聖智亦嘗讓之意謂此等

功夫非智巧可入也故前以子貢之不知

今以顏子乃可入也

子與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

病矣知其絕食也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

若歌若哭言歌之哀也鼓琴曰父耶母耶天乎人

乎此鼓琴之曲也有不任其聲言餓而無力故不任其聲而趣舉

其詩焉趣舉其詩言氣短促子與入曰子之

歌詩何故若是言何故不曰吾思夫使我至

此極者而弗得也言且歌且思使我如此之

誰使父母豈欲吾貪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

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弗可得也
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一節總結一篇之意然此篇所論乃大
宗師而結歸於命者何也乃此老之生平
心事有難於言語形容者意謂已乃是有
大道之人可爲萬世之大宗師然生斯世
也而不見知於人且以至貧極困以自處
者豈天有意使我至此耶然而不見知於
時者蓋命也夫即此一語涵濶無窮意思
然此大宗師即逍遙遊中之至人神人聖
人其不知爲知即齊物之因是真知乃真
宰即養生之主其篇中諸人皆德充符者
總上諸意而結歸於大宗師以全內聖之
學也下應帝王即外王之意也

應帝王

素十

三

莊子之學以內聖外王爲體用如前逍遙
之至人神人聖人即此所謂大宗師也且
云以塵垢粃糠猶能陶鑄堯舜故云道之
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所
謂治天下者聖人之餘事也以前六篇發
揮大道之妙而大宗師乃得道之人是聖
人之全體已得乎已也有體必有用故此
應帝王以顯大道之用若聖人時運將出
迫不得已而應命則爲聖帝明王推其緒
餘則無爲而化絕無有意而作爲也此顯

無爲之大用故以名篇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

此篇以無知二字作眼目

此無知乃無心於世漠然而已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

衣子蒲衣子曰而

汝也

乃今知之乎

言汝今日乃知不知

之妙

有虞氏不及泰氏

向來世人祇知有虞氏之爲聖人而不知

不及秦有虞氏其猶藏也善美仁以要人有虞此言

之不齊處蓋以仁為善亦得人矣而未始出

於非人能忘其功名但是世俗之行而未始

超妙以造非人之境也泰氏其臥徐徐徐紆

意其覺于子自得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

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泰氏超越有虞虛懷以遊世心閒而自得且

為馬則以馬應之未嘗堅執我見與物俱化

其知則非妄知而悟其性真然信指道體

而言前云有情有信是也此其體也至其德

用甚真不以人為偽即已超凡情安於大道非

始拘拘自隘此泰氏之妙也蓋已得大宗師

之體而應用世間特推諸餘以度世故云未始人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

日中始乃接輿曰告我君人者以已出經也

與所見之人義度人常法為程準以義制而度人

式也此乃治天孰敢不聽而化諸人君以此治

人則人孰敢不接輿曰是欺德也言若日中

聽而從其化耶能治而欺其人將以不敢不聽從也其於治

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蛟負山也言大聖

以不治治之但以道在宥群生使各安其性

各遂其生而已若以有心強治以為功則捨

道而任偽而猶越海之外鑿河則失其夫聖

人之治也治外乎下豈治外乎正而後行

正即前云正生以正眾生謂使各正性命之

意謂聖人但自正性命而施之百姓使各自

正之老子云清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確者

淨為天下正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確者

能事即孟子之良能言人各稟大道以為性

命之正天然自足一毫人力不能與其開今

但使人人各悟性真則恬淡無且鳥高飛以

為日化矣又何假有心焉之謂避矰戈之害麗鼠深穴乎神丘也社壇之下以

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言鳥鼠二蟲

人心以機械而欲取之故高飛深藏而避之

而人曾謂二蟲之無知乎百姓天性猶鳥鼠

也人君有心欲治之能不驚而避之乎外篇馬蹄痛發明此意

此上二節言治天下不可以有心恃知好

為以自居其功若任無為而百姓自化老

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清淨為天下正若

設法以制其民不但從而且若鳥鼠而

驚且避之也

天根遊於殷陽地名至蓼水水名之上適遭遇也無

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女

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豫者從容安詳之意而問之太倉卒也

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言任造化而為人非有心於世也厭

厭不厭也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乃道之取譬也以出六極

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大道之鄉曠垠曠垠謂之無際也

野又何弔為音以治天下感謂子之心為無名

復問復問天

又復問又復問天

又問必又問必無名人曰無名因求教之汝遊心

於淡謂恬淡寂合氣於漠漠冲虛也言順物

自然不可有心而無容私焉會萬物以為已

焉庸私而天下治矣必如此而

此一節直示無為而化治天下之妙欲君

人者取法返乎上古無為之化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假若於此嚮向疾也

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及明王乎老聃曰是

於聖人也言如此之人胥胥罪役也易更番技

丁技係係於勞形怵心者也言需疾隔梁

役之役之畢夫更番不暇工役之係肆勞苦形骸

驚惕素平共心者也將此以比王自苦不暇安能

治民且也虎豹之文來田言虎豹因皮有文

援狙之便捷執執絜絜之狗言狗能來藉藉藉以

之也言援狙因便捷故人得而繫之以教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言若禽獸之人可比明王

比明王笑陽子居感然改容曰敢問明王之治言

是之人不可比明王敢老聃曰明王之治功

問如何是明王之治蓋天下而似不自已縱有功蓋天下化貨代

與人萬物萬物皆往資而不自居其功而民弗恃而民不有

之意萬物焉而不隨莫舉名名不可得使物自喜但使物物自遂

何有於我立乎不測測不可而遊於無有者也不測

通指大道之鄉也此全著老子為而不長不宰之意

此一節發揮明王之治皆申明老子之意

以示所宗立言之本極稱大宗師應世而

為聖帝明王以行無為之化也

上言明王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如此乃

可應世以治天下但不知不測是如何境

界人亦有能可學而至者乎故下撰出壺

子乃不測之人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之

境界列子見之而願學即其人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神巫乃善相者名季咸也知人之死生

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言相人最驗

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言畏其靈驗恐

故皆走不列子見之而心醉列子將以為神

歸以告壺子此乃列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

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意謂神巫起過壺

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言我之教汝者但外未

既其實其道之真實而汝固也得道歟汝

謂已得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言物有雌

卵以此人有心對待而相者乃見其禍福若

心能絕待又何從而相之如雌而無雄又何

焉而也以道與世亢與人相必信夫必信故

相之也故使人得而相汝以不能忘已要

因得而嘗試與來以予示之若彼能測我乎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驚

也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言不

死矣吾見怪焉吾見見濕灰焉言面如濕灰



列子入泣涕沾襟

以開先

以告壺子壺子曰

嚮吾示之以地文

此下三見壺子示之安心

觀乃安心之法也地文乃

萌草之未出乎不

震動不正

猶顯示也謂我安心於至靜一念

不絕故面如濕

是殆見吾杜也德機猶生也

言彼殆見我止絕生

嘗又與來命明日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生遇我也有夢矣

言汝之先生幸遇我可

然有生矣吾見其杜也

權也矣言我見其

乃有生

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曩吾之以

天壤

天壤謂高明昭曠名實不入

存而機發於踵

踵最深處也言自從至深

即止之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之以天

嘗又與來再命明日又與之見壺

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

言精神恍惚

集

二十九

一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言待精

而復相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曩示之

以太冲至虛莫勝言動靜不二也初偏於靜

動靜不二之猶言止是殆見吾衡也氣機也

言平等持心動靜不二故氣機亦和融而不

測也下壺子又詳明前所示者乃三種觀法

故彼莫鯢鯢魚桓桓言鯢魚之審處為淵

淵湛淵乃止觀之名然鯢桓之所止水之審

為淵此喻觀也止水澄清萬象流水之審為

淵流水雖動而水性湛然不動此喻即動而

靜即靜而動動靜不二平等安心即末後

太冲莫勝止淵有九種言定有此處三焉我

示之者乃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

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列子追之不及

返以報壺子曰已滅矣言去之已已失矣言

得見矣吾弗及矣言我追之壺子曰曩吾

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宗者謂虛無大道之根

曾之相即佛氏之吾與之虛而委蛇言我安
攝三觀於一心也虛無有之地但以虛體而不知其誰何故彼
示狀貌委蛇隨順彼耳難於收拾也因以為波流
其誰也言精神浩蕩故逃也因此難測然後列子自
捉摸不定也初則列子未得壺子之真實故
以為未始學以神至為至今見壺子所以示
神巫者雖善相卒莫能測識其端倪到此方
信壺子之道大難測而始知自己從來未有
也而歸立志造修也三年不出工夫為其
妻爨言列子初恃自己已有道以驕食豕如食
人初未入道而有八物分於事無與親言無
事列之心今則分別情忘塊然不識不
也雕琢復樸則還純返樸矣封即齊物之有封之
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封謂受形骸是於大
化之中乃立人我攬生是非固執而不化者
猶有封之疆界也而今乃知此形為紛授而
封豸一以是終言列子竟此學
之也以終其身也

此一節因上言明王立乎不測以無為而
化莊子恐世人不知不測是何等境界為

幸

千

何等人物故特換出個壺子乃其人也即
所示於神巫者乃不測之境界也如此等
人安心如此乃可應世可稱明王方能無
為而化也其他豈可彷彿哉言此段學問
亦可學而至只貴信得及做得出若列子
即有志信道之人也此勵世之心難以名
言矣

上言壺子但示其不測之境下文重發揮
應世之用

無為名尸尸主也言真人先要忘無為謀府

智謀之所聚曰謀府言一任無為事任言不
無心不可以智謀為事也行任事謂有擔當則為累為患無為知主知
但順事而應若非已出者也以知巧為主也言順物體盡無窮體言體會
忘懷不可主於智巧也體盡無窮於大道應
化無有而遊無朕朕兆也謂遊於無物之初
窮盡也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言但自盡其所受
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言但自盡其所受

而亦未見有亦虛而已如此亦歸於虛而已
得之心也言一毫不可有加於
其間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故能勝物而不傷至人用心如明鏡當臺物
之未至亦不以心先迎即物一至妍醜分明
而不留藏妍醜之跡了無是非之心如此虛
心應世故能勝物而物卒
莫能傷之者虛之至也

素

三

已前說了真人許多情狀許多工夫末後
直結歸至人已下二十二字乃盡莊子之
學問功夫效驗作用盡在此而已其餘種
種撰出皆蔓衍之辭也內篇之意已盡此
矣學者體認亦不必多只在此數語下手
則應物忘懷一生受用不盡此所謂逍遙
遊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
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
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

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
竅七日而渾沌死儵忽者無而忽有言人於
大化最初受形之始也渾
沌言雖俄爾有形尚無情識渾然渾然無知
無識之時也及情實日鑿知識一開則天真
盡喪所謂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也則曷
以儵爲火以忽爲水渾沌爲土似有理太犯
穿鑿只如
此解則已

此儵忽一章不獨結應帝王一篇其實總
結內七篇之大意前言逍遙則總歸大宗
師前頻言小知傷生養形而忘生之主以
物傷生種種不得逍遙皆知巧之過蓋都
爲鑿破渾沌喪失天真者即古今宇宙兩
間之人自堯舜以來未有一人而不是鑿
破渾沌之人也此特寓言大地皆凡夫愚
迷之人槩若此耳以俗眼觀之似乎不經
其實所言無一字不是救世愍迷之心也
豈可以文字視之哉讀者當見其心可也

即予此解亦非牽強附合蓋就其所宗以
得其立言之旨但以佛法中人天止觀而
參證之所謂天乘止觀即宗鏡亦云老莊
所宗自然清淨無爲之道即初禪天通明
禪也吾徒觀者幸無以佛法妄擬爲過也

卷二

三

子內篇註卷之四

音釋

頽皮變切 猗許豈切 媯居爲切 駢音爲切 駢音爲切 駢音爲切

音進 駢相 畸居宜切 憊式竹切 然切音僂 音爲 音叔